

C40-4514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一

書上

答新城江孝廉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C40
4514
(224)

承諭謂本來無事何得妄起疑情忘之則一疑之則
二故教人起疑情者是謂將忌作藥愚意忘之勝疑
誠如來諭然忘之一字亦不容無辨有迷而忘者有
悟而忘者有自然忘者有作意忘者若執情未破而
作意忘之果可忘乎縱曰能之亦不過昏昏汶汶而
已若疑之之念固爲覺體之障在有志者因其勢而

B 64853

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爲破障之術蓋以疑之與悟其機相待也其勢相因也其理一貫也故求悟者必貴疑請爲居士詳之夫人心之機不疑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釀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疑則疑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遠到如雪夜孤軍深抵蔡城擒元濟於楊上豈爲分外若以披靡之卒遊其外藩望蔡州若天上矣故貴疑者貴其疑則深研也是知疑爲悟因悟爲疑果殆若暗之必有明而吸之必有呼矣可無疑乎可無疑乎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何有

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忌作藥哉狂瞽之談有瀆玄鑑惟冀採擇幸幸
與僧論不許參禪

吾聞禪之與教非有二也教爲禪詮禪爲教髓執文義而守詮禪亦爲教離文義而契心教亦名禪昔永嘉精天台觀法因閱維摩經有省後謁曹溪遂承印可乃曰分明佛勅曹溪是果有禪教之分乎長水精鍊三學說法如雲及見琅瑯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水遂豁然歸講楞嚴天爲雨華果有禪教之分乎今聞

師垂示云修行宜遵佛教不宜參禪禪宗乃後代權巧建立依之而修多有錯誤誠如師論則是謂永嘉長水爲不遵佛教而受後代之權巧也可乎且佛云始從鹿苑終至跋提中間未嘗說得一字則師所遵果何教乎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乃曰吾有教外別傳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此皆佛教明文師何獨不遵之乎大都教多曲示禪唯直指曲直隨機佛心靡二師必欲廢禪而遵教則非獨不知禪且不知教也又聞師謂看教則今生現資妙解當來必獲智慧之報參禪而不悟則終身面墻大失法利以此較之不

宜參禪愚請以喻明之參禪而未悟似讀書而不第者也看教而獲益似納例而得官者也今見納例便可得官讀書難以取第而盡勸讀書者之納例可乎出家立志便當誓取菩提而安意於義解之學非釋子之發心也且參禪之士雖未徹證其益必有大於看教者良以參禪一念蓋發無上心求無上慧也其功德寧有量哉念念內薰冥增智種現世必能使惑障障消吉祥來集當來必能作菩提因成涅槃果祖云再出頭來一聞千悟此語終不虛也若看教雖今生後世並沾殊益而要之散亂聰明終爲道障古亦

有友得愚癡之報者蓋以其中無正觀而馳心於外
安得不隔世而茫然乎合而較之叅禪而不悟實爲
悟因看教而得益只增解路叅禪則用心於內實兼
治心之功看教則用心於外全無返聞之力其益果
孰大乎若曰吾念佛以爲正修誦讀以資正信則淨
土法門千妥萬當誰敢議之但執一非他則師之失
也若曰叅禪一法非上根莫受中下之流且從漸入
則應根施教千佛一轍也誰敢議之但一槩竝遮則
師之失也況明興二百年來單傳一脉不絕如綫我
輩丁此陵夷之運不能張大而廣傳之可縱心生滅

令祖道之益湮乎望師廓無外之大觀納愚者之一
得則斯道幸甚臨楮不勝竦栗伏惟海容是禱
與沙縣曹智齋文學

數承來諭竝據經文佛旨可憑灼然非錯然山僧終
不相肯豈自生我慢強相委曲哉蓋緣所據經文竝
是方便權說若祇依語生解則墮在道理障中是非
窠裏大丈夫漢決不如此須是離窠出格道得一句
始有叅學分不然向殘編斷簡中以聰明領畧說得
滴水不漏亦安能敵生死哉達摩門下提唱此事大
都要絕是非泯觀智忘道理離心識始可以出生死

而續祖燈故下一語必如太阿鋒觸著則傷如塗毒鼓聞之卽喪豈可依經解義如一老座主耶且尋常謂生死事大急宜剿絕然窮其根源決非他物卽今惺惺靈靈向經論中探討道理分別是非者是也若今祇在經論中鑽研分別則是重培其根而益浚其源豈有出離之日乎故要出離生死者直須除其根源要除其根源者非可靠著人來非可靠著佛來并可靠著一切經論來須是將生平所學的所解的一刀兩斷拈向他方世界之外然後將一句無義味話一提提起不管生不管死不管久不管近至於正念

純一情識自然消滅情識消滅則瞋開正眼十界平沉而丈夫之能事畢矣若所謂入生死出生死不並爲贅語哉公宿有靈骨似非一等故敢披瀝不覺囉哆伏惟垂察是荷

與建陽蕭徹韋明府

某自落髮來已經七白欲亟見而無由也今秋本立來山忽接華翰恍如覲面欣慰欣慰及開緘捧讀始知近以太夫人之故旋旌梓里而不忘故舊遠承念及足見交情矣第睽違既久未悉起居不識於本分上曾留心否蓋老丈生平學要精文要精又聞如今

地理也要精更有一件還精也未某見海內許多名公大老才長學博睥睨千古將朝政之得失人物之賢否著述之是非一一之乎者也說得滴水不漏又遠而天文潛而地脉微而氣化竝須徹觀洞見如示諸掌及輕輕向渠問如何是你本命元辰便茫然失措了也宜急者偏緩宜緩者偏急至遠者偏明至近者偏暗其故何哉只爲耳目心思爲外塵所惑便忙忙外奔逐一分別所以似事事精明若本命元辰須是不爲外塵所惑情忘識絕分別都休始堪默契故知之者鮮矣又有一等自謂留心斯道却祇在冊子

上作活計將妄識一一揣摩將去解說將去雖曰究心實成大障又安能默契耶今老丈年近知命已非少壯之比況位益高政益繁任益重緣益廣某恐忙忙外逐之病實甚於蓬蒿之下則此一段大事又將何日了乎豈老丈事事要精偏此不要精乎願老丈於功名鼎盛之秋切不可忘却此念縱不能撥冗謝浮專心斯道且向紛囂雜亂之中常思那箇是我本命元辰不要說道理不要作知解但常提此一念則他日超生死證菩提便是此一念爲之種也若宿緣有在靈根頓發逢聲遇色忽然撞著又不待出紛囂

雜亂之中而豁然徹證矣既到此地位便解出大機顯大用祖述三皇五帝也得呵罵仲尼老莊也得談兵也得治水也得一切坐斷向萬仞峰頭目視雲漢也得良以莫非妙體映現則莫非妙用難思也社中諸友唯老丈確有正信但向上一著無心擔荷故爾不勝煩惱縉素異途私衷頗切伏惟炤亮幸甚

答三山禪者

遠承垂念瑤札寵頒意中必有新知堪爲我助及啓讀之則謂法門正脉唯當以機用接人不宜授人以死話頭死工夫噫是何言歟夫法門正脉非汝所知

且置勿論至於話頭上一步死工夫則實非吾之臆說也昔者黃蘗肇端諸師遵承而太慧尤主張之夫太慧中興濟北之道豈其機用弗具而開示來學一例以一句話頭塞斷其咽喉消磨其伎倆然後顯大機大用以激發其精光故依而獲證者四十餘人蓋師家之機用學者之功夫必兩相宜而後可以有成也若不策進其功夫而唯以機用接人則上根上器當下知歸者能有幾人將見中下之流水失法利而掠虛之輩乘風接響達摩一宗掃地盡矣夫達摩西來九年面壁可謂壁立萬仞及其接引神光則亦

不廢方便乃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此卽死工夫之說也夫工夫不死則情識
橫生非亂逐於名利卽深膠於知解雖有機用將安
施乎至於法門正脉豈涉機用非獨看話頭者爲自
生枝節卽入門便棒入門便喝早生枝節了也今執
之爲正脉奚啻錯千錯萬哉周道如砥請速改玉儻
執前非非汝益矣戒之戒之

答穎上人

來教以專持名號兼讀大乘爲淨土良猷此法門千
妥萬當何容再贅哉第慮守之弗堅行之弗久他日

不覺不知分於他岐便亡了竿也況專持名號誰不
云然多見兄弟只將一句阿彌陀佛向昏沉散亂中
混過自謂我每日念幾千幾萬逗到臘月三十日手
忙脚亂却道佛法無靈驗豈果無靈驗哉則念之非
其念也愚謂念佛一門決不可悠悠緩緩借此躲跟
直須奮起一念如倚天長劍使昏散二魔逃竄無地
如紅爐猛火使無始情識銷鑠無餘則一念佛一念
西方十念佛十念西方千念萬念佛千念萬念西方
及至打翻窠臼再立乾坤則呵笑怒罵屙屎放尿無
不西方又安問往生若今日依舊祇是娑婆人物七

三八四半上半下要得臨終生彼豈不難哉豈不難哉蓋目今色身康健志氣精明忽然逢緣遇境要推推不開要坐坐不斷乃俟入苦交煎之日冀其一念相應佛來接引果可得乎辱承諭及不辭逗漏高明以爲何如

與李青郎茂才

前承華翰知丈能向此門發如是志嗟嘆再三每向人前亟稱東家李矣及涵初居士來山又聞律身端謹範衆嚴肅益見非空騰口說者嗚呼衰暮之季何得有此乎夫臭利之場見者馳神大道之言聞者掩

耳非獨風澆俗靡弗克自振亦其智劣骨俗故甘受轉輪耳今丈乃能當斯世而奮然自拔直欲窮到古人見處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也但斯道之入未可容易不得向自己思慮上求又豈可向他人口舌上討直須從人法雙忘後突開正眼然後見一切語言一切知見全不當情始稱丈夫之事若稍覺有可見處有可喜處有可擬議處有可主張處並是邪魔外道非吾眷屬或稍覺無可見處無可喜處無可擬議處無可主張處亦是邪魔外道非吾眷屬如今日一二士夫家借儒解釋援釋談儒非不自謂新奇度

越其於斯道直是如醉如狂而且廣煽邪說誑誤後學則其罪通於天矣蓋一心境界決非一切若不從全無縫罅處撥入通身脫落後承當縱有百千神通百千三昧終成下鬼也丈欲從事於此可不擇門而趨乎僅能撥冗入山尚當別有傾倒與朱葵心茂才

某謬墮僧數鄙穢無聞辱荷曲成感愧感愧然壺山之事終不敢染指者非矯節以自高也特以某非住庵之僧耳某削髮入山祇爲生死二字至於田舍眷屬早已唾涕棄之豈於此而收其已棄耶此不可住

庵一也素性疎散不閑世務迂拙任情難投時好此不可住庵二也某受先師戒約不營世緣不干豪貴甌鉢隨緣分文不畜一旦住庵則油鹽茶米將安所取乎此不可住庵三也又聞建城諸僧見士大夫之禮友在庶民之下此法滅之兆也可勝痛哭哉故某自來未嘗輕投一刺卽有枉顧並不報謁或承寵召托故避之豈曰倨侮以爲僧之體宜如是也此不可住庵四也茲袁公喬梓辱承翰教雅愛殊深謙光可挹令人心愧然奈某之不可住庵何哉第興造之緣爲釋子者義當殫力贊成其敢自愛至於庵事仍付

舊僧攝理餘不盡言專俟駕臨傾倒
復李青郎茂才

清脩借榻時領玄音兼承高誼益深刻銘別來歸山
音信未通三月接司衡書始知足下首冠多士固卜
璞不容其久晦亦知學道不礙於應世也來書云世
人被業風簸弄如傀儡然真可笑愍誠如來諭但請
卽從業風簸弄處推而窮之則傀儡之義益精傀儡
之義益精則不見可笑亦不見可憫身心不遣而自
無世界不觀而元寂而所謂傀儡者已化爲廣長舌
相卽三藏所詮五宗所指又豈有出於是哉今司衡

以札見召蓋欲理九賢之舊業也端陽之後當復聚
首傀儡之義不猶信乎到日擬爲足下作罷叅齋唯
足下留意幸甚

復蔡司衡茂才

仲春之初曾會陳良老云尊駕尚未抵郡及接手書
始知到郡已遽歸也來書云歸日萬緣都澹唯有一
件大事未明實增慚愧終日忽忽如有所失若實實
有此意思則入道不遠矣但復云如更闌戲散酒罷
客歸生出無聊景況則所謂忽忽如有所失者已分
於第二念了也譬如世人忽失重寶急於尋覓豈更

暇顧更闌戲散等而生無聊之景況乎大都學道之士只以大道未明爲憂決不可妄生第二念況世緣如幻如化生非有生滅非有滅若見其有生有滅已錯了也更從而欣之戚之不允錯之錯乎九賢書爲妄實多遠玷前哲刪而正之實余本懷茲承雅召敢不趨赴擬於端午後出山不必遣人來接鐘山事俟到日商之

答聞谷大師

某前趨謁遽以俗緣促歸未及飽領法誨心殊悵悵所命述諸祖道影贊以他緣羈絆未及速成至今月

初方就正具書呈上函未出門而省束師至辱承寶翰兼荷寵錫感愧何極祖影下卷沈文學方失之延津而曹大叅乃逋自湖南二千里外不謀而合先後不差機會亦大奇矣但某思曹公所請重在大師巨筆某何人斯敢代大匠斷乎矧慙大師鴻裁如日月光某冒昧而續其貂則燭火之失照久矣觀者不以爲鄙必以爲狂是立謗之招而開罪之隙也第尊長有命弗敢固方故思勉強撰就呈以報命蓋冀慈恩之斧削耳若曰傳示四方則某豈敢前聞儀峯老人高風密證眞末世之標表也某心不覺嚮往之甚思

當斯日而有斯人可令其湮沒弗傳乎然其責實在大師乞詳錄出付梓以傳亦今日一盛事也何如

答翁茂才

前辱臨敝刹未及奉挹清光及承雅咏始知非塵俗中品也復蒙翰教知已發大心已具正信良爲不易昔人有望刹影而知歸者有隔江招手而悟去者相知豈在形迹哉但足下旣以養親爲事豈容棄去良以孝爲大戒之首孝爲成佛之本能善事二親卽全供養諸佛也抑來教云法法元無法觀心何有心又云受色仍空色聞音不礙音誠如是又何出世入世

之分乎祇爲從來依文字義理上領解所以說無法無心而實有法有心說色空音空而實有色有音則足下之所不能自欺者也今要知入世出世本領須是將此等語言知解一坐坐斷惟向聖賢句中實實參去如中庸道焉飛魚躍卽斯道之著察今單單看鳶飛魚躍如何卽是道不可將心思揣度不可將語言註解不許向師友問辯但默默向已實實參去日久月深雲開日現自然悟去則知向所論有法無法等皆戲論也承賜佳咏足徵高雅愧枯拙無以和小刻附呈此復

答潘茂才

來教謂人我相難盡此豈特足下三教聖凡實判於此有我謂之凡無我謂之聖然此我相根底甚深蓋在本命帶中生來此病不是解說道理者可去亦不是用心克制者可去亦不是澄心息念者可去直須向父母未生前開一隻眼則又何人我之可得哉然所謂父母未生前者非揣摩潦草而得要在當人深叅實究忽然於不思議中勘破則能所忘是非泯聖凡一仲尼老子是箇甚麼非獨仲尼老子千賢萬聖決無別路了也足下勉之

復一念法師

前辱臨敝刹冀領大教不意遽別心殊悵悵也繼承華音慰問感謝何如所示五燈證教足見爲法心勤良爲不易但愚意禪講相非虛空強割自古及今弊非一日又何必今日特集一書乎況足下資稟高明意氣恬密衛護法門當圖其大今日宗不成宗不待教家非之也教不成教不待宗家非之也蠱亂衆生慘如砒鴆其深夜思之未嘗不墮淚再三今足下儻能深加體究廣爲弘揚其衛道之功不尤遠且大乎前覽天主教辯數條理俱無疵但文字上頗有礙處

乞再審之以行何如餘容面悉不一

答如是師

金仙一別屈指十霜矣忽辱華翰慰諭知高誼不忘
念不慧也但過譽種種令人增愧兼承珍錫頂戴曷
寧承諭邪風流布莫甚今日此實法門之深憂奈不
慧人微望輕德涼智淺又安能廻狂瀾於旣倒乎區
區之望實願諸賢競起共掃魔蹤庶幾再見漢官威
儀也泉城諸友旣能共究台宗扶佛正法誠爲不易
此又法門之深慶也但台宗最爲精密未可草草亦
必須兼善他宗方可獨崇本旨其尤可痛懲者不可

墮在義學社火裏必當冥修內觀以求正悟可也若
觀諦未忘坐在玄妙窠臼中則圓頓之旨止是路途
茶飯況內觀全無但逐語言生解只在爭競是非上
過日豈是大丈夫之事哉余每謂天台一宗自四明
之後變成義學竟不知智者親見靈山一會是何境
界可不悲哉惺谷師剛腸直履固所素聞但當相見
時乃已事未明而急於判論是非未免至明人前有
三尺暗也所遺筆記或此之類則足下不可不再審
也伏惟慈炤不宣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一 終

此大師慈教不宣

壽寧縣弟子弘敏成薰空生楊大
吉大邦大振大伸大助春惠春思
春桂廷秀廷美許新散張廷舉葉
國和同捐資刻廣錄第十一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二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書下

復林得山農部

屢承寶札諄諄挽留且急以開堂爲勸足見爲法心
勤非浪稱檀越者比也但某思時當末運魔鬼爲害
到處妄據師席力謀開堂破滅宗風莫此爲甚所以
鼓山三載緊閉口門不啻三緘非甘心自委蓋不欲
打入流俗隊中也今歲泉南之役乃爲彼中全不知
有此事況又人事湊集勢不容委故孟浪爲之聊作

嚙矢然亦是自守弗堅遂爲業風所轉所謂聚六州之鐵不能鑄成這一錯也伏乞海涵容其自便譬之麋鹿逢人豈勝恐怖一任山深林密是爲至幸矣會晤有期尚容面悉

復會二雲大衆

佛所說諸經有三乘不同未可一槩而說如除相空以存本性去邪念以歸正道此正小乘宗旨二語只是一意由執相故邪念由邪念故執相耳若大乘則了相卽性諸相本空安待除本性自如安待存若必除彼以存此是之謂生滅法楞嚴經中備陳此旨細

看當自知之如高皇帝所詔三經楞伽乃大乘頓教開卷百八問便非三語所能攝卽金剛心經雖有破相之說然彼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何等境界若如二語所說則正是有生有滅有垢有淨有增有減豈知真空實相者哉承諭作三經略疏恐力有不逮但楞嚴一經能備三經之旨精研一經三經如破竹耳佛語宗語實非有異但佛語有淺深曾接三根宗語單接上根卽佛所謂最上一乘及教外別傳也六祖以前不尚機鋒平實開示緣人於口吻下承當則祖道遠矣故馬祖以後乃用

與曾二雲大叅

前承台諭有禪語不同佛語之疑已略奉荅然以楮盡未悉所陳今請詳之禪語之不同於佛者言句也其旨則無有不同卽佛所說三乘之外最上一乘也

其原出於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佛已自謂是教外別傳旣稱別傳豈強同於諸經哉他如文殊之白槌彌勒之彈指迦葉之倒剎竿以至達摩之不識二祖之拜起依位而立六祖之舉網張風其語不一皆與諸經迴別又非待後人始爲之也大都禪語不可作奇險看不可作幽深看不可作隱謎看乃是直指此事令人當下領會耳臺下但能於儒家鳶飛魚躍處吾無隱乎爾處予欲無言處親切透出則宗下語言皆可一笑而破又安有異同之可言哉若局在言句上較其同異則名言成礙義理作障又安能入默識之

境界耶某茲以浙中間谷老宿示寂乃某稟戒之師分當往弔計必中夏方歸楞嚴略疏僅完六卷前蒙按臺應公見顧取草閱之亦許爲災木但今有此行恐一時未能卒業也謹此奉聞曷勝悚慄與張二水相國

某冒昧一出指鹿爲馬宜不齒於大人君子之口何幸道愛特深俯垂慈炤安居半載僧衆無虞實大德之所嶄幪也敢不深銘前辱珍儀不勝愧謝百首山居足見於本分留心者也雖轉身一路未見所長而清逸流麗灑然出塵之意覺諸老所和當讓一籌也

紫雲舊有開士傳茲爲重較仍爲補勝國及我明諸尊宿一期小錄深知不似特以壽昌一脉若斷若續而兼之魔風廣煽蠱亂法門故勉強鼓兩片皮冀欲抹其萬一矣茲以二冊奉覽伏惟照亮曷勝榮幸

某冒據紫雲結制兩期但虛費舌頭而已非獨無一人稍通其意者卽求一真實叅究之士亦不可得蓋我宗門下無意識領畧底禪無逐段商量底句直要渠向全無縫罅處透入通身脫落後承當其或未能頓領始有看話頭等法蓋是死盡其偷心庶幾天光自發也近日宗風大變率尚虛頭師徒授受專學答

問學拈頌文字稍通者則冬瓜印子付之自誤誤他甚至飲酒博奕戲笑猖狂自謂我宗下人不受繩檢不拘小節視吾輩所勸勉直以爲老婆禪而已嗚呼宗風欲滅魔鬼興妖靜言思之良可痛哭但某力辭識劣不堪大任故思打退鼓屏息於青山白雲之中煨折腳鐺度日而已茲歸鼓山未及躬叩謹以寸楮布謝伏惟慈炤幸大

與呂天池司農

佛法本非難事而人自難之所以頓成千里之隔正如人坐在海裏叫渴矣但能不起諸見直下領會有

何難哉如山谷間木樺香雖是得晦堂力然晦堂何嘗於本地上著得一字指示但是截斷其生平見處待伎倆不行知解銷落乃忽然撞著今老居士當歸林之暇世間之念已空文字之好已絕能從此放下中更加放下然後於二六時中獨提起一則無義味話漫漫地叅詳嘿嘿中體究看他是箇甚麼道理不可生卜度作知解但祇恁麼叅去忽然有日子知解不動處豁然磕著而大事畢矣切莫言年老不能叅亦莫言工夫用得淺蓋此事不論人之老少亦不論工夫淺深乃是尋常冒睫邊事會則便會去也茲歸

鼓山感銘厚德未能躬叩謹以寸楮布謝兼致區區
伏惟慈炤幸大

與蔣八公太史

儒釋雖分途而終無二性但儒用之以經世釋用之
以出世經世故止談人道止談現在出世故廣談十
界備說三世其教似分而實合也居士獨能廣涉儒
釋精研一性在溫陵可多得哉但夫子所言性與天
道決不可聞所以重默識欲無言大有深意此一著
子更願留神庶幾孔子心腸釋迦命脉總在居士手
中耳某虛度兩期懔懔而歸仰戴厚德曷勝銘感不

及躬叩謹以寸楮布謝兼致區區伏惟慈炤幸大

與黃季弢先生

溫陵一郡賢豪最多利甲最繁獨于理學一門大爲
欠事前輩雖有虛齋紫峰諸老用心最苦然皆縛於
訓詁義學其於根本之地實自茫然矣今老居士獨
能主張理學肩道南之一脉誠可謂空谷中梵音也
但更須知有離文字出知解一著子不然雖日講良
知明至善亦何以異於訓詁之學哉某言歸故山感
戴厚德特布謝忱兼致區區伏惟炤亮不宣

與劉仲龍文學

禪學一宗無非自完其本心而已此心非穢非淨非聖非凡非動非靜非有非無色虛空而無外變萬形而無迹千佛之所不能測三藏之所不能詮此豈可以言思而擬議者哉緣衆生無明妄起乃有差別之見因有差別之見乃有取舍之情繇是或含穢而趨淨或含淨而趨穢遂有六道之分聖凡之判也今日若能頓絕差別之見頓忘取舍之情則成佛其來舊矣然有一等外道自謂不捨不取隨緣放曠任性逍遙不知此乃含取舍而取不取不捨正墮在取舍病中何曾免得差別之見哉要忘取舍之情須泯差別

之見要泯差別之見須破無明之關居士若能直破無明關便出三界外晏坐毘盧頂上山僧何敢誑汝念佛如若未然且死心在一句佛上若得慤力專精無明便可立破更不消說往生縱無明未破敍茲念力得人連邦究竟成佛決不相誤茲歸鼓山感懷道愛布此區區伏惟炤亮幸甚

答密因上人

我宗門下秬貴直下親證無逐段商量底禪亦無漸次習得底禪所以要汝拍盲做將去不許胡思亂想妄生知解若信得過便如是叅究不必問東問西益

大事未明盡千七百則孰非可疑祇要在一則上拌
命撈去若一則過得百千則無不過得也據來書謂
忽然有省頓識物我一如此非真實乃光影中事依
舊是妄識作祟所以倏有倏無若是真正悟入如白
日青天之下見親生父母豈有今日認得明日復認
不得者乎後來復云妄明一生山河大地復是何物
等語正如人以葛藤自縛豈有出期也從今後將此
等惡知惡見一坐坐斷單單研究一則無義味話自
有到家之日問單數則附回此不足學也

復方子凡孝廉

承示居士搭衣說所述摩訶止觀及輔行固自詳明
然切不可執此說而云居士受戒必付衣必搭衣也
昔古心以僧家二衣付居士居士受之尋常用之禮
佛禮人一如僧法甚爲非制故雲棲深呵之引慈雲
辨惑篇爲證然慈雲辨惑篇中亦云居士有入道場
衣但是單縫與僧衣不同則不可謂雲棲不見辨惑
也亦不可謂慈雲不見輔行也二大老既皆知有單
縫衣居士可搭而必嚴於遮止者何良以此衣特爲
入道場而設非居士可常搭耳蓋此衣居士唯入道
場時可搭出道場家居時俱不許搭則居士受戒時

不必受衣要入道場則臨時受之聞柴季良欲入大悲懺堂乃入雲棲受菩薩戒雲棲付伊單縫七衣則付者受者兩俱合法益以見雲棲之不苟也況此衣旣受之後不許遠離離之得無量罪今居士能出入不離者幾人乎故知居士受戒而不受衣未爲有過唯受衣而不能不離方爲有過則知居士決不宜濫受三衣惟要入道場方可受之耳至於靈源所釋尤有未當者如經云若離二丈得無量罪此謂出道場時當常隨身也又云尺寸不離離之得障道罪此謂入道場時不可暫離也經語甚明而靈源乃曰前云

二丈謂餘二衣其謬甚矣愚謂此板直可劈去幸裁之

與曾二雲方伯

不覲慈光寒暑已經四更不審邇日起居安否閩中久沾化雨罔不刻骨銘心怎奈陽春有脚台駕臨楚而閩人遂失所天矣某自丁丑春來杭州弔聞谷大師蒙諸縉紳留居真寂禪院此後閩浙分疆徒切瞻仰繼聞任楚音信益希今春閱報始知分藩海右適陳白菴太守見顧乃托奉訊想年來精研大事踏穿漆桶千聖命脉不出一鑑中矣前承命作楞嚴畧疏

今已梓行浙中敬奉清覽伏惟炤亮臨楮不勝瞻望
答湛可上人

某樗櫟無似濫竽真寂幸得稍安無事皆藉聞大師
之靈及諸檀護衆執事之力某何與哉蒙諭令人益
增愧赧茲承問數則前則疑一心有五宗之別後則
疑一心有差別之殊語幾數百言大抵無非體一用
殊而已所謂體一者非僿侗之死一所謂用殊者非
散漫而無統如一鏡而現萬影萬影何妨一鏡亦如
一金而鑄萬像萬像何非一金又如今日前天之高
地之下日月之照明雷電之激發萬木異形千花殊

品其類不勝分矣然必有未嘗分者主之足下將以
爲異乎將以爲同乎疑其異之妨同同之礙異乎故
知足下之所疑者皆不必疑者也況同異之名亦是
權立因異立同因同立異若悟入一心則此等語率
同幻妄何容分別擬議其間哉餘不及悉伏惟炤亮
不一

答東魯武源淨居士

單傳一脉自入明來幾成斷絕中間雖有提唱者多
是知解之徒口舌之輩而已非獨北地如斯南方亦
爾長沙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嘆息者也今捧讀來諭

獨有志于向上謂非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者乎但今
既知有此法門便當猛力究明不可以年衰自廢蓋
此法門不論新學久叅亦不論年少晚景況斯道不
遠如人坐在大海中叫渴豈水之遠人哉祇在一念
自知而已且居士當衰暮之日世相之虛幻已明人
間之事業已定唯有此一段大事當如救頭然不容
少緩倘得一念相應豈非殊勝之大益哉若其用功
之法小錄已備陳之矣承賜愧領謝謝拙刻五冊附
上伏惟簡入是幸

與曾二雲中丞

辱蒙寵顧兼荷珍錫感謝何如承論習靜一端正是
造道之初門蓋爲平日耳目精神日逐外塵起滅無
暫息時既被外塵所引則外反爲主而本有之靈光
適足供外塵之差役昏昏擾擾無自由分今既習靜
則外塵似不可撓然習氣病根久據於方寸之中但
如石壁草未可破除故雖習靜又須於靜中觀察如
何是我本性假此觀察之力逼開本有靈光靈光既
露則所謂病根習氣自然消滅如主人仗劍當堂諸
賊有不潛遁者乎至于靜中亦切不得認靜境以爲
本體蓋動靜俱是境此中有貫動靜而非動靜者在

固不可認奴作郎也昨蒙示及敢一披陳狂瞽之言
幸希采擇不盡

復周芮公吏部

兩承翰教知門下天資學力大非等流所可及但此
大事的不是說了便休須是收視返聽冥觀一念未
起之先是何面目從此忽有契入則一切山河大地
功名富貴無非妙明中物無纖毫可取亦無纖毫可
棄可謂無不自在也但人從無始劫來習氣並是逐
境起心既逐境起心則心逐境轉而本有靈光遂爲
外物所障無自由分中有稍知究心者又祇在文字

上分別道理上推窮乃是讀書人第一箇深病全不
知文字道理亦祇是境此心有非文字所可攝道理
所可言者豈可以識見擬議哉若能直下返觀一念
未起之先是何面目便是打蛇得七寸了也雖然又
不要認著空寂處以爲極則蓋空寂亦只是境非真
面目故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
爲法塵分別影事若能內觀不被法塵所惑則實所
在近也承諭妄疏所見唯采擇是幸

答謝介菴文學

金剛一經解者不下數百家多是任意揣摩不達教

家大旨所以纔一著語便成笑具若要通此經的須於楞嚴圓覺法華三經熟究一番然後考之無著天親彌勒三菩薩所釋融而通之方可註經免杜撰之誚近日如古音輩所註則俚語也至於宗門中語切忌拈著拈著盡成邪說謗大般若周程張邵之學在儒固是大儒在釋猶在門外邵子止說氣數消息之機固可聽若夫性命之微未敢相許張子正蒙一書已醇疵相半大都皆苦思力索而成去道遠矣二程俱醇正但見地則伯子爲勝叔子次之定性一書良爲儒學指南然二程皆宗周子周子通書亦皆醇正

而太極圖說恐不能無過昔老僧於竊言中已力辨之然自是儒家書不必深咎也大抵學問須是於根本上窮究親切次看書須是於大聖大賢真正大典上留心可也若於世俗杜撰書上留心則不覺被人將黑豆換却眼睛了也讀足下近菴知高才慧質可以坐進斯道止爲不遇作家不讀正典故一生寶燕石以終身如肯相信將從前所學所聞盡拋在東洋大海那邊又那邊去從頭依著一部大慧語錄親叅實究一番如不能且依一部楞嚴經虛已考究亦得一箇真正人品也狂瞽之言不勝冒犯伏惟海容是

幸

答曹愚公學院

真寂僧來得接翰教深慰私懷承惠塔金已登之常住感謝何旣前蒙刻祖影傳贊功已垂成所少者十餘影請考之武林長明寺當必獲之如未全則曾聞令郎云水西祖影甚詳今不知水西何在若是涇縣水西則以臺命取之易易也昔人嘗指高僧影問曰影在這裏高僧在何處是因其影而追其人也今則遺其人而守其影不大堪捧腹乎此則老僧罪過因以累及門下也茲復蒙諭再住真寂天下不馮婦戎乎況今身任三剎脩造之功實繁竟不知了手何日兼之病軀踴躍已極瞬息難待又安敢跋涉關河而肩此大任乎方命之罪固無所逃惟願慈炤幸甚

答嚴冲涵比部

睽違數載實切瞻注忽接瑤緘恍如對玉山而見青蓮也承示及法門鬪諍之風大爲流俗譏訶彼亦安知其醜哉只顧黨護已私不肯平心觀理的是波旬之徒借我門庭破我道法正所謂法滅之兆也某同來真寂已見此風大煽不覺涕淚橫流遂禁上堂結制亦甘心絕嗣不敢輕付非人蓋以老僧緣薄力綿

不能回天挽日只得慎重法門不敢與敝惡之輩同
步而趨俾天下知佛祖之道亦有不盡如彼者是則
老僧報佛報祖一片赤心腸也不識門下能信之否
承命再以真寂見招此則事勢萬有難從者蓋老僧
近任三刹住持修造之役費將萬金不知他日如何
結案況敢冒昧踰嶺收已棄之唾耶萬冀炤亮臨楮
神馳曷勝仰戴

答陳白菴太守

前在金華聞台駕奉旨入京迢錫閩中音問既疎不
得復聞起居然對月臨風每動深懷未可謂道人果

忘情也茲真寂僧來得承翰教始知旋旆湖上是公
治無罪覆盆蒙炤雖曰不幸亦大幸也又聞貴恙已
有勿藥之喜色力既堅便可益脩淨業用行舍藏自
是孔顏家法況湖光山色儘可逍遙何必履荆棘之
途登虎豹之穴而與世人爭蝸角之微哉禪餘外集
已荷刻成不意蛙聲蛩語遂得仰讀大方幸也何如
弁首之言自當藉重彩毫豈更有他屬哉茲復蒙諭
再住真寂使其得仍瞻芝宇良爲三生厚幸但近日
身任三刹厥事實繁鼓山大殿將傾今謀重修而興
福已伐木改創寶善舍利殿雖幸落成而塔實未鑄

撰述

以三糾之役而一衰老肩之捐此而出勢萬弗能伏
乞炤亮宥其方命之罪幸甚

啓

答呂天池司農

直指無指要在默契而忘言心宗莫宗不妨隨緣而
悟入故拈華豎拂打開本有之光明舞笏張弓點破
從前之幻夢祇爲本來無物何嘗分外生端奈何法
螺久寂之時正當慧命懸絲之日法從緣起道在人
弘恭惟台下儒宗柱石佛國金湯爲揖爲霖負蒼生
之重望如麟如鳳現聖世之祥光爰爲六和之緣特

垂九鼎之命如某濫入緇門慚窺剝影石鼓聖籥未
得觀其鋒鋦壽昌鐵鋤何能襲其孤峻捧寶牘而心
悚聆玄音而神搖固知蚊負何堪安敢株守自便私
惟分當竭蹶怎奈勢有羈縻容出初春祇承大教伏
惟海涵曷勝雀躍

答傅幼心諫臺

儒釋同源似太虛而豈分疆界素縑異軌如一臂而
自有屈伸達之則一道齊平昧之則千差競起苟非
智鑰曷啓迷關恭惟台下學窮內外識洞幽明百里
絃歌小試牛刀之及九重鳳旨頓超驄馬之班愍佛

法之久類悲愚情之罔化爰垂鼎命下逮田衣知紫雲固唱道之場驚某甲非任重之器但承寵召豈敢固方無奈事有羈縻以故行而濡滯容乘春風之鬯祇承大教之嚴伏惟炤炤曷勝幸孔

答杭州洪清遠中丞諸鄉紳

伏以千尋巨嶽非蚊力之可勝一呖微鳴豈雷音之堪並忝承上剎深赧匪材恭惟台臺慧光渾圓道韻凝遠傳心宗於東魯契桂香而忘言探密旨於西乾見鞭影而自驟既炳上國之光復峻法城之衛不珍台札下諭田衣如某螢光何照鼃技多窮謬嗣壽昌

之燈已稱混玉復居茗溪之席無異續貂深厓淵臨之憂猶懷形穢之惡謹布謝忱曷勝悚慄

答嘉興施羽王相國諸鄉紳

恭惟台臺古今洞貫真俗妙融作皇家之柱石久沛甘霖爲佛國之金湯頓培智種遠聆道韻未覲慈光忽承鼎命之榮下逮田衣之賤屬續茗溪之前浪特爲雙徑之後勁似將王位而直授庸材如舉泰山而頓俾蚊負捫衾意惡難煥燭火之光捧牘神搖已盡小巫之氣推委未遑勉強應命謹布謝忱曷勝悚慄答金壇于潤甫別駕諸鄉紳

撰述

伏以祖印空懸非智臣安知奉馬法筵地湧豈野鶴
可乘高軒卻命固爲不恭當仁敢曰不讓卷舒唯觀
時義保綏必藉檀門恭惟台臺睿襟天朗學海淵凝
出爲國瑞德風播上苑之聲居作世模道價高龍門
之望紹玄猷於紫栢振顏運於金沙愧識荆之未能
幸仰斗之有日某志甘守璞識局凝冰虛慕丹霞選
佛之規昌入壽昌拶空之社薦探虎穴當買臣入仕
之年伏處荷山幾伸尼耳順之日守先師之重燭自
分藏拙於雲林遇聞老之慈光乃獲張風於石鼓因
行掉臂便爾欺聖瞞凡無水生波遂敢撒沙揚土茲

來茗水懷一辦以重拈纔繞鶴林冀雙趺之再現何
期鼎命之賁遂有虛席之招旣固遜而弗容乃勉承
而莫建燭火繼日月之耀不亦難乎拱木當棟梁之
推非其實矣驢承象任謾言雲月是同鷄入鳳巢深
愧溪山各異徒厯臨水之懼能忘維谷之憂臨啓無
任慚愧感戴之至

答楊聯京太守

伏以禪河欲決防護全藉堅堤法棟思隆撐持必須
合抱靈山已親蜀付未法尤重金湯恭惟台臺上郡
循良清時偉器龔黃政最洒湛露於人寰山斗望崇

布陽春於聖世黔首盡荷春暉緇衣亦沾化雨悲少
室宗猷之欲隆值紫雲殿役之奏成寶牘垂光荒林
改色某螽測難及竿濫知慚昔曾冒肆蛙鳴今敢再
陳驢技況妖風浩浩幾成滿地之邪蹤正脉涓涓難
漲朝宗之巨浪捨其難而趨其易勢可挽乎慎於行
而密於藏時之宜也所以急撾退鼓一任堦下草深
不辭拙比寒蟬豈慮舌根苔長若再鳴健椎於當路
非所敢聞倘得挂瓶錫於閒房是所素願俯俟鈞裁
萬冀鑒亮臨楮不勝瞻仰之至

答黃昱如諸文學

某濫竽緇侶借座名藍三學久疎不成五長之技十
科有缺僅同一呷之鳴問舍翠雲擬學龍山之隱還
錫石鼓深懷馮婦之羞空受累於虛名飄蕩弗息知
難逃於俗網勞役靡寧道路遙遙未聞縮地之術雲
山邈邈每動登龍之思忽接雲箋恍對玉山峭立欣
讀瑤翰渾同甘露繁濡豈意衰慵之蹤尚煩高明之
慮兼蒙厚貺益重深慚惟願檀度益弘金城永固俾
魔外繇是潛蹤僧行於馬安處則翠雲幸甚某亦幸
甚矣臨楮不勝瞻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二終

弟子沈太樹刻
廣錄第十二卷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支那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序上

建州弘釋錄序

弘釋錄者錄能弘釋氏之道者也斯道自金人見夢
白馬西來代有作者大弘其教以故千燈競照輝映
今古浩浩乎莫可紀也其在我建則六朝以前槩未
有聞唐興始建梵刹自馬祖入關肇化於建陽之佛
蹟嶺而禪學始大行焉厥後雖禪教殊宗性相異旨
共能使玄化風飛法泉箭湧皆我釋之津梁也迨明

支那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一

興以來二百餘載宗燈絕燄教海日湮間有二三亦落落如晨星則弘道之責將屬之何人乎賢潭邑之鄙人也濫入緇流幸投法窟雖螢火難照鼉技俱窮而好古一念每切愚悖諦仰先標輒至揮涕因思古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亦此溪山也此日月也今之人豈獨異於古之人哉夫何法門寥寂今古相懸乃爾其無乃前蹤旣沒則觀感之無藉歟徃於近習則激發之無人歟用是不揣顓蒙博探羣籍取諸師之產於建者或開法顯化於建者悉錄而傳之俾晚學之士得見古人如是之辛勤如是之嚴慎如是之博

大如是之達到倘能翻然易轍而趣望標而進則唐宋之盛庶幾再見於今日亦未可知也嗚呼人皆可爲堯舜子輿氏決非誑語在有志者事竟成耳若苟於自安嚴於自畫即使諸祖儼然臨而詔之彼將掉頭弗顧亦何貴有斯錄哉故斯錄之行願與有志者共之

法華私記序

近世談經者夥矣愈精而愈晦愈巧而愈謬豈經之果不可明哉蔽在以已談經而不以經談經也亦蔽在以經談經而不以已談經也能以已談經而不蔽

於已能以經談經而不蔽於經庶幾可與談經矣余
初讀易嶽山聞僧誦法華偈曰我爾時爲現清淨光
明身忽喜躍不自勝卽索經讀之無所發明然知周
孔外別有此一大事也嗣是博求之疏鈔徧探之羣
籍冀欲卒聞乎此而困於葛藤不能自拔越十有餘
載因叅壽昌先師聞舉南泉斬猫話忽有省遂棄所
習從先師學枯禪復十有餘載一日聞僧舉法華經
云一時警歎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徧至十方諸佛世
界豁然撲破疑團始知無已非經無經非已而所謂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者特寢語耳嗚呼談經詎可容

易哉遇之於二十餘年之前契之於二十餘年之後
索之於銳志湛思之日得之於精殫力竭之頃談經
詎可容易哉今夏無事因爲諸人旁通一線拈其大
旨錄之成卷夫此經自天台樹幟溫陵奪標餘子碌
碌後無來者而余於茲輒有異談豈天台之爲弗玄
溫陵之爲未要乎亦自記其私而已亦私記之以示
余後人而已是爲序

楞嚴翼解序

甚矣治經之難也卽疏鈔以求之失之局離疏鈔以
求之失之蕩失之局者神機弗廓而我爲經困失之

蕩者正軌罔由而經爲我裂唯有不局者然後可以用疏鈔亦唯有不蕩者然後可以廢疏鈔斯稱善治經者也楞嚴一經解之行者不下十餘家天如會而集之國朝治經之士率株守而弗敢易至萬曆間雪浪交光二師首廢舊解而紫柏老人亦力主獨玩經文之說由是後學有躍然自奮之思視會解如瘴水疾馳而不敢一顧未幾英敏者旣藐視前修則競逞臆裁而全經之旨幾至掃地稍鈍者進無新得退失故居則有從席下拾殘唾而已獨不思前人之疏鈔旣不堪爲後人之几杖今人之口吻獨可爲今人之

著蔡耶又不思今人之新得安知非前人已陳之砂前人之陳解獨不能佐今人牛溲馬渤之用耶故吾謂善治經者諸疏咸爲我助不善治經者經文早生支離固不在疏之存與廢也今山中閒寂客有請益楞嚴者仍俾以舊解爲指南間有未安者乃旁採衆說或出私意以翼之非敢必爲世珍蓋亦備溲渤之用云

送洪禪人叅方序

道非學無由致非博學亦無由致然阿難以歷劫多聞乃曰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則何以說也蓋不假多

撰述

聞則不能修無漏業多聞而不修無漏業則如遇王
膳而莫之嘗與未遇何異茲洪禪人夙稟靈資獨懷
壯志去秋自鼓山來金仙聚首數月今春將腰包出
嶺徧參諸大老是欲以多聞之功成無漏之業也客
難曰昔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後乃契旨於德山
棒下然猶曰未穩在直至鰲山巖頭示之曰向自己
心中蓋天蓋地去峯乃大悟豈非到底不從人得耶
余曰若到鰲山卽謂從自心得亦成謗語若未到鰲
山不妨更買草鞋行脚因贈之數語以壯行色俟到
鰲山後再作一好相見也

送僧出遊序

溪山泉石之勝今古名賢好而遊者多矣遊而吟咏
不置者亦多矣然未聞有真能好者蓋簪纓之士籠
於世網雖暫時翫賞亦覺神怡然終非其所安也其
何能好隱逸之士守寂空山要亦厄於時窮於遇乃
托之而遊焉其何能好孤臣孽子之憂怨英雄豪傑
之憤發登臨感慨染翰淋漓乃借此以泄其抑鬱不
平之氣其何能好騷人墨士之風流縑衣羽客之清
逸嘲笑山雲歌弄溪月自謂此好莫與爭盟是亦外
適其形而已其何能好然則何如而後稱能好乎吾

撰述

聞古之人有能好者掩關宴坐視聽俱泯而好非澹
奇觀異境應接滿前而好非濃卷石勺水獨對悠然
而好非少峻岳巨海歷覽無垠而好非多乃至握大
柄於朝端驅於塞外補既闕之蒼天扶將傾之
赤日亦無往而非此好之流通而發揚者夫然後爲
真能好也孔子不云乎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茲某上
人素有泉石之癖遇勝絕處輒徜徉終日躍然而喜
灑然而忘直不知身之在霄壤間也邇來更欲徧探
名區增滿奚囊余不知其真能好否及岐諸君咸有
贈言乃不以余爲陋俾弁其端余惟仁智之樂自是

儒家事姑置之昔者東坡入東林呈偈曰溪聲便是
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入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咄好箇蘇學士祇在門外打之遶上人於
此識得學士敗闕處則大千一坐具耳如其未然竊
恐溪聲山色沒埋了英雄漢也知之

送本立上人歸山序

曹溪一派灌漑域中渺乎其莫可窮也其在我閩則
自百丈黃蘗崛起一方繼而象骨分德嶠之脉而諸
賢競出已若江河之澎湃大海之浩蕩故名列傳燈
者幾半天下至於勝國之季法運寢衰然古梅鐵關

諸老猶能存什一於千百之間入明以來二百餘載
聖賢隱伏法脉久湮間有一二自稱得旨者亦優孟
之叔敖而已自萬曆間壽昌先師入閩大布法雨人
始知有向上之事然聞則有之信則未也信則有之
行則未也又況乎信之篤行之力終其身而弗倦者
乎建陽本立上人者其殆庶幾焉上人初受業於聖
泉來從余遊始發大志及謁壽昌老人遂謝絕外緣
誓明已事次入博山陶煉益久仍適越抵吳徧叅雲
棲顯聖諸大老久之返錫閩中將尋一蒲團地作終
焉之計予觀其東西叅請萬里間關屹然不休蓋十

餘載於茲矣非所謂信之篤行之力將終身而弗倦
者乎丁斯際而有若人卽未能大有發明其品固已
度越流輩不少也雖然傳有之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爲棄井也子能一錐得泉往來井井他日當爲子
大書特書以詔來者云

淨慈要語序

淨慈者何聞谷大師所命菴名也菴名之以淨慈者
何謂念佛放生也念佛放生其所求者何謂還其心
之本淨本慈也蓋本然之心廓然常淨自衆生迷其
本然則心外見法故目爲色染耳爲聲染鼻爲香染

舌爲味染身爲觸染意爲法染流逸外奔不能自返
繇是起業造罪永沉五濁之區無有出期我佛愍之
乃爲說治染還淨之法機固靡一教亦各殊然念佛
一門其最要者也一心念佛用志不分六根都攝淨
念相繼則目不爲色染耳不爲聲染鼻不爲香染舌
不爲味染身不爲觸染意不爲法染卽現處娑婆界
內渾身已坐在蓮華國裏又何後報之不清淨乎然
雖修念佛三昧而福德不具善果難成故必廣修衆
善以爲助因衆善夥矣而慈行其首也慈行亦夥矣
而戒殺放生其首也蓋以衆生所最愛者莫如生所

最苦者莫如死凡有血氣斯情萬均祇爲相習於忍
同體之仁痿痺不行乃恬然殺戮不以爲怪豈心之
本然哉以故我佛苦口叮嚀首戒殺生廣勸放生與
其所最愛而救其所最苦功德之及物爲何如也建
州城若緇若素奉大師之教篤於念佛放生之業有
年矣猶慮其不能廣且遠也乃謀於余余爲取淨土
及戒殺諸書集成要語付之梓行庶幾淨慈之化益
洋溢於不窮也乎嗚呼淨慈之義大矣豈止於念佛
放生而已哉念佛放生可以言淨慈而不可以盡淨
慈極而言之淨極覺圓成無上道不出一淨義也廣

度有情悲臻永劫不出一慈義也夫諸菩薩上求佛果下化衆生自前前以及後後諸大乘經明此至汗牛充棟今以二字括之了無剩義敢謂大師命名之意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諸君當善體此意擴而充之可也雖然更有一句子淨慈二字括不得余欲總爲諸君說破怎奈舌頭短也諸君其質之大師重梓鐵關禪師語錄序

當元之季建州稱善知識者三人仰山友斗峯璋天實樞是也樞禪師獨能據險扼要鑄鐵爲關令天下有眼者莫能窺有足者莫能度鷄鳴狗盜之客祇得

懔懔而退其功詎不偉歟茲錄傳之三百餘年塵封霧隱無問及者近又爲水蟻所壞板且不存余心甚痛之適見孟滕君來鼓山設供余乃以茲錄囑累之噫武侯往矣魚腹石蹟猶在江煙蘆月間風雲龍鳥之勢固隱隱目中也但今日而有如桓大將軍者誰其人乎若按圖列陣自號知兵則趙括之讀父書也予又不能無重痛云

壽昌西竺禪師語略序

西來直指翻盡窠臼雖有神悟急宜吐却而況文字乎自垂手接人機用繁興一言半句流落人間遂有

語錄之傳然悟心其本也機用其末也學者當求其
本本立則其用必彰若徒求其用而本弗立則非佛
之徒矣濟下自馬駒以一喝開場黃蘗以三棒接拍
以故人人如獅子哮吼動地驚天皆本深而末自茂
體圓而用自神者也至元之季其道日衰捨本趨末
相率爲僞唯雪巖欽稱善繼者欽傳之鐵牛定定傳
之般若誠誠傳之古梅友友傳之慈舟濟若壽昌西
竺來公則受記蒞於濟者也西竺之道大槩見於行
業記先和尚創壽昌時已爲粹行而語錄則弗有傳
者及先和尚遷化後師兄閬然禪師乃得草本於居

士篋中然朽蠹之餘可句讀者無幾矣取而訂其亥
豕合行業記而梓之乙亥夏余歸壽昌掃塔始得寓
目焉僅嘗一滴未吸全潮然據一滴而收全潮全潮
皆一滴也今觀其語脉大都從真叅實踐中來雖於
機用未見其長而忘言親證者不少視世之盲拳瞎
棒誑嚇閭閻者天淵不啻也蓋有本而蓄於用其猶
不失於佛之徒也乎昔宋人有掘地得玉尺者以爲
周尺也及太常取定樂則以爲漢尺或曰其於周也
不猶近乎予于是錄亦云

數珠翼序

援述

物無大小以適用爲貴至於適用而通神明越變化有不可得而思議者非物之至貴者乎余觀數珠之爲物是矣此方自白馬西馳東林倡化而數珠始適於用久之厥用愈神至於入水不濡入火不焦閭老不敢誰何極樂藉爲贊物則是珠之用世間允稱第一求其匹休者而不可得矣天目海公學博詞宏撰述甚富間惜此物至貴至神而反不登於作者乃爲纂六翼且自比於茶經荔譜焉余曰不然茶荔僅資日用之需難超神化之域於是而經之譜之雖爲博雅者所好以吾道視之皆綺語耳今此翼之行俾持

者崇正信脫世氛卒之飄然遊菡萏之國坐菩提之樹謂非藉此膏其車而策其駿乎余故爲之合掌而弁其首

楞嚴畧疏序

余忝學禪於講師之門未能一顧也迨罷叅歸閩山中無事取大藏徧閱之於楞嚴一經自謂獨得其關鍵因作翼解二卷稍抒鄙見以佐諸疏之所未逮時大啓甲子歲也至崇禎丙子余開法於泉之開元適二雲曾公分憲泉南公政之餘每常命駕商畧大事問及楞嚴以爲苦於諸疏之繁亂囑余爲撰大旨余

撰述

謂治禪者多樂觀大旨然曲折有所未晰終不能盡
掃餘疑而遽以已意通之其失靡細乃爲廣翼解而
作畧疏間亦博採衆說融爲一家之言大旨固不憚
闡揚而曲折亦所必晰務使觀者觸目而爽然會心
不爲經文所蔽諸疏所亂而已天台耶賢首耶固未
暇問其後塵也前三卷成於開元湣暑中秋歸福州
鼓山繼成三卷明年春有浙西之行諸鄉紳留居茗
谿之真寂後四卷始克成焉戊寅燈節後攜李曹愚
公侍御過訪暫一寓目不勝嘆賞遂命工災木工既
竣乃謹識其歲月於此蓋一時緣起之功未可忘也

諸祖道影傳贊序

癸酉之春攜李沈君敷受遊學劔州謁聞谷大師於
寶善以祖影八十八尊請爲傳贊大師屬不慧爲之
甫及半陽羨曹安祖大叅書來亦以傳贊爲請則加
至一百三十餘尊也不慧自夏徂秋凡五閱月而後
成繕以報命會曹公備兵中州流寇入境戎事孔棘
弗克登石及寇退得告以歸歸則病病且不復起矣
無何聞大師遂亦遷化明年春不慧出嶺赴弔浙西
諸老留居真寂今春因天寧之請得過攜李曹君嘉
魚來見首以是書未行爲歎遂同厥弟發願流通不

撰述

慧因爲補訂而授之夫數載之間二老旣已作古而幻朽之軀亦且奄奄待盡今猶及見是書之行豈非一快事哉雖然今之可得而傳者影也有不可得而傳者非影也觀者倘能因影而求其真因可傳而得其不可傳則是書之行功不唐捐若徒瞻仰於形似之間探尋於糟粕之末買櫃還珠之誚當知難免矣又烏用是哉

釋門眞孝錄序

甚矣孝之爲義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卽無上至眞等正覺非孝

亦無由致是知世出世間之福田實無有踰於孝者世俗釋孝其義有五卽諡法稱孝其義亦有五約之爲二則順也究竟也度也總而言之則善事父母也事之而弗順非善也順之而弗協於理非順也所謂究竟則順之而始終罔間也所謂度則順之而禮儀弗忒也充此義之盡非無上至眞等正覺何以克當其稱哉故知世俗之孝孝之小者也釋氏之孝孝之大者也奈何世之爲僧者率借我佛之門庭營一身之私殖又何恠世俗譏我佛爲無父無君乎錢塘夢宅居士有慨於衷乃取諸經論之言孝者彙爲一編

撰述

使爲僧者知我佛孝順至道之本意以免世俗無父無君之謗其用心亦良苦矣茲來茗上命余弁其首此余素所樂道者故不敢以不文辭

傳信錄序

粵稽古大聖人之興必大有造於世非偶然也當梁武之際義學波騰專崇講說其弊必至於膠滯空言弁髦實踐釋尊之化幾何而不湮滅也故少林出而不立文字獨傳心印雙林出而不惜軀命廣弘萬行二師所用似若天殊然總歸於補偏救弊措羣靈於安樂之境其指一也至於雙林法身諸頌遂爲宗門

鼻祖反似發少林未發之機謂非慈氏後身其能然乎余來娶朞月卽遇大士錄如獲上珍及閱之覺其雜糅相半莫覩全璧前卷雖有增飾而本質未亡後二卷率多膚學應酬村老傳布之語如行路難行路易諸篇又俱唐以後體其爲僞撰何疑且其間妄談般若疑悞後來述謬相承爲禍烈矣所幸者心王銘法身頌諸篇尚存如披沙見金精光奪目大士之化於是乎不滅也余不揣凡愚妄希擇乳取諸本而較之置其所疑錄其所信凡得十之五命名曰傳信錄昔者世尊入滅而水潦鶴之徒至不信有阿難今大

士化去千有餘年余何人斯乃欲取信於天下乎雖然碎金非全識者亦珍腐鼠爲璞良賈知其弗顧也詎可謂天下盡水潦鶴之徒哉若必欲探其全則有雙林之舊刻在

金剛續蒙序

金剛一經爲般若要義故受持甚盛而註疏亦甚夥古今不下數十家然彼是此非玉石爭鳴後學莫知所從獨無著天親二論遠宗內院似爲可據厥後主峰長水復從而疏之記之一以二論爲指南然其語或失之晦或傷於冗觀者病焉由是實善心師乃祖

二師爲續蒙而晦者顯之冗者裁之間亦時出別意率皆秉承師說以仰補二師之闕者也是疏一出而老師宿學久懷疑悶者可一見而豁然詎曰續蒙哉憶昔壬申之秋余訪聞谷大師於寶善大師爲余談金剛奧義甚快余曰盍註之大師搖首曰大非易事昔雲棲先師於諸經或講或註獨於是經不敢講亦不敢註今不揣饒舌犯先師之所禁亦不過自述其一得而已後五載大師沒於真寂余忝繼其席又五載而歸冬寓寶善心師乃出續蒙示余且曰先師講而未註堅今不講而註非敢曰成先志但恐年月駛

撰述

遷微言欲絕故筆之以示後人耳余受而讀之頗覺大師當日談笑儼然如在目中大師爲不沒矣故爲之僭引其端

重刻華嚴要解序

華嚴爲世尊成道最初所說實稱性之直談非逐機之曲說他經不可得而竝擬者也昔杜順大師首爲發端賢首繼之頗暢厥旨至於清涼而表裏發揮罄無餘蘊矣然其旨幽其理圓其文富其義豐非淺薄之機所敢窺故學者多望洋而退至方山李長者則別爲合論約繁就簡獨明大旨蓋是大聖方便用接

此方好畧之機非二師之有軒輊也溫陵環禪師既宗合論而復叅合清涼折衷以成此解僅一萬八千言使學者得此解而窮之則可以納履於方山游亦於清涼而所謂塵說剝說熾然無間稱性周徧者又豈有外於是哉劉君仲龍氏重爲殺青流布蓋以一念信心投入華藏海中作斯佛事是亦華藏海中一滴之功也然須知一滴全收巨海巨海全歸一滴百城煙水十會深談端不出此一念耳余來溫陵幸值斯典劉君且以弁言見命余雖不敏聊題數言用表隨喜之忱云

撰述

鼓山志序

鼓山之鎮我閩也非獨以其形勝奇偉足冒羣巒寔以諸祖之碩德宏聲輝映千載故東南半壁咸式仰之是豈可令其湮沒於涼煙荒草而弗之傳乎若夫考古傳今實惟志之是藉茲山古無志志之自永樂間釋善緣始然序列無紀采錄亦疎觀者病之至萬曆戊申郡紳謝在杭同布衣徐興公再爲纂輯則綱舉目張井然有紀旁搜遠攬纖悉靡遺大有功於是山者也迄今四十六載黃金重布紺宇再隆石門壁聳于青霄毒鼓雷轟于白日亦庶幾續獅絃之絕響

繼喝水之遺聲且遊暇日衆歌咏日繁興公復采而集之者二卷及余自浙東歸興公以所集見付曰勸老矣精力弗逮師其卒成之余頂受如獲瑾璧由是乃因前志而更修之詳其所未及收廣其所未及紀間有訛誤者正之泛濫者刪之合之爲目者六爲卷者十有二余山野之鄙人也三長有愧五技俱窮何敢妄登作者之壇但爲當今之世抱長才者方志圖其大弗暇及此或有餘方者又鮮究心禪學則以茲山爲登眺之區吟嘯之境而已任是者實鮮其人況余今年及衰暮水木殘照光景幾何釋今弗爲後將

擬述

安託故不揣愚蒙謬成斯志志成以山野之筆不敢邀弁首于名門但自叙其顛末以告來者云
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序

佛祖之道如金剛王寶劍得之不易用之不易付之亦不易以其皆不易也故傳持斯道者實鮮其人而魚目混珠山鷄昌鳳者嘗半天下也我曹洞一宗盛於唐衰於宋至元似復盛而實衰其故蓋難言之也自元初雪庭裕公奉詔住少林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歷傳至萬曆改元小山書遷化詔幻休潤補其席四方之腰包而至者如鳥投林如魚赴壑而潤公乃講

習評唱爲事大失衆望時有蘊空忠和尚先事小山老人有年受其密印歸隱盱江之廩山天下不得而物色之壽昌先師從其薙落後蒙記荊始爲弘揚旣得博山來公繼之其道遂大行於世師苦叅日久備嘗險阻故其言功夫爲獨詳其慧光渾圓辨才無礙波瀾浩蕩莫窺涯際故學者多望洋而退其門庭緊密金鑰立辨高提祖印不妄許可故假鷄聲韻者不得冒渡關津而惑亂羣聽也余因先師遷化後曾相依三載雖無所得於師然三載之中未見其一語滲入情識但勉以向上事則師之有造於余也大矣及

撰述

余隱荷山師自石鼓歸道經建州晤於光孝寺師曰
壽昌塔掃也未余曰掃卽不廢只是不許人知師曰
恁麼則偷掃去也余曰某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師
曰掃卽不廢只是不曾動著余曰和尚却似不曾掃
乃一笑而別及師入滅其語錄浩繁連編累牘流通
爲難故遐方僻壤聞師之名向師之化而語錄實未
嘗觸於目者有之余自壬午春歸錫石鼓乃因渾朴
上人之請僭於全錄中擇其精要類而合之視全錄
僅十之三然簡而易行約而易致使天下學者卽是
窮之可以見其大全使知博山之道其廣大深密有

如此非癡守一槪者可恍惚其萬一也嗚呼廣陵散
不復作矣今幸其譜猶存安得於涼風白月中再聞
斯曲乎

金剛貫解序

劍津之陽蓋有謝介菴云謝君爲諸生夙擅才名屢
見知於當道而伯敬先生猶重之近歲乃屏去括帖
之習留心金剛般若得十七家等解遂作是註踰載
自知其非乃削而更註之適余在劍之寶善謝君持
此註求證且請弁言余爲卒業見其隨文引義貫徹
始終深而顯出之廣而約言之使天下學者讀之無

撰述

永興府志卷之三

不了然於目豁然於心亦善巧方便接引初機之一法也劍州般若之化自謝君始矣然余不重謝君之能註是經而深重謝君之能改是註昔橫渠張子坐虎皮講周易學者多從之一日二程至聞其所講卽撤去虎皮謂學者曰某平日所講皆亂道近有二程至精於易理汝等當從之繇是橫渠之學大進卒爲名儒至今學者宗之今謝君之學且三更矣其年尚富力尚強靈心慧質可以坐進斯道忽一日能破是註而焚之則周金剛且再來矣又安論橫渠老僧當爲之拭目以俟

泉州開元寺志序

泉南舊稱佛國名山勝刹碁布星列然開元一刹實爲之冠蓋創自唐之垂拱是歷年所爲最久也廣至一百二十院是聚毳流爲最繁也其禪教律三宗之彥雀起而鼎立是毓賢哲爲最盛也有刹若是則往事之可書者宜不勝夥豈可任其湮沒而莫之紀乎茲刹自唐以前未有紀之者紀之自宋許列始名曰紫雲高僧傳元夢觀氏譏其剽竊傳聞附會穿鑿脩陋不足觀也乃作開士傳其學博其識端其命意奇拔其鑄辭典雅允登作者之壇稱善史矣過是以至

撰述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今日寥寥三百餘載禪風弗競日就陵夷似無可紀者然其間或興或廢或因或革則亦不可無考也萬曆丙申止止陳公始爲之志而探考疎畧衆弗以爲善崇禎乙亥冬溫陵諸縉紳命余開法紫雲說法之餘追詢往事首得開士傳夢觀集二書閱之始知紫雲之多賢實不勝感慕之私時季歿黃公屢以寺志爲言而余適承二雲曾公之命方有事於楞嚴故弗敢諾迨壬午之春余自浙歸閩諸公復召結制而幼心傳公復以志事請乃不揣鄙劣率爾操觚凡元以前一以開士傳爲據後此則考之舊碑及陳氏志且

傍採他集而益以耳目所覩聞者錯而綜之類以聚之其爲目凡四一曰建置而規模著矣二曰開士而才德章矣三曰藝文而琬琰重矣四曰田賦而供需具矣四者既備則一寺千載之陳蹟庶幾可得其槩也雖然余何能志哉余南州之鄙人也學儒不成棄而學佛承諸公之命兩至溫陵虛弄口鼓深愧無以報德諸公不以爲不才猶以志事相委其母乃代大匠斲乎鹵莽塞責聊以補一時之闕他日有具如椽之筆者出則此志退而覆瓿可也

淨慈二書序

支那

永覽印書館藏

三

撰述

昔我佛設教非止一術如大醫王徧療羣病而處方各異雖曰佛智難量神化莫測亦惟是因時因機視其所急者而先之耳茲者法當末造教化陵夷衆生之根性日劣修諸法門鮮克成就必藉我佛之深慈弘願庶可破魔網而出苦輪是念佛一法實爲今日之最急者也世運衰微俗尚殘忍衆生之殺機日長惡業日深故致干戈滿地生靈塗炭此非挽之以仁慈又安能已殺機而轉殺運乎是放生一法又爲今日之最急者也吾人生當此時目擊世變修此二法固宜如救頭然如沃焦釜豈可少緩然無奈其情關

久閉識鎖難開反以此爲虛誑而嗤之卽不然亦視爲不急之務而已其無乃警策之功少而發揮之力有未盡歟余昔爲建州淨慈庵作淨慈要語僅二卷時爲二者之書連編累牘觀者多苦其難徧於是反博爲約而成要語使諸人不煩廣閱而深悉其旨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梓行已二十餘載今莆田六觀居士乃博採經論而彙輯之成淨慈二書視余作將十倍之余見其文富義豐徹底播揚使淨慈之旨無不曲暢傍通炳然昭著正如春雷鼓蟄春風吹萬其警策之功發揮之力不已至乎是知辭寡辭多

撰述

并書和尙書卷之三

諸書之撰述弗一好詳好畧羣生之根器各殊故約之爲要語不爲慳廣之爲二書不爲侈亦竝因其所宜而投其所急者也余深善居士之有是書故不惜膚言僭弁其首

淨土四經合刻序

三山楊逸凡居士篤信淨土取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佛說阿彌陀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并華嚴行願品合刻之總標云淨土四經刻既成命余序之余乃焚香稽首而言曰現水月之淨刹攝幻化之衆生佛佛皆然非獨一無量壽佛也釋迦出廣長舌相說經

三百餘會歷稱諸佛淨土奚啻百千萬億亦非獨一極樂世界也但其間極口讚揚苦勸往生爲一切衆生究竟成佛之方便者則唯極樂是歸而他土弗與焉諸經中述極樂功德莊嚴者莫詳于無量壽如來會其示往生行相則以發菩提心專念彼佛爲本以積集諸善根爲助而又加之回向發願以導歸極樂樂語意最爲周備其次爲佛說阿彌陀經所讚極樂功德莊嚴與前經大意俱同但有詳畧之異耳其示往生之因則不言發菩提心及積集諸善根但端勸執持名號卽是多善根福德因緣法簡而易從亦能

支那

永覺和尚書卷之三

三

撰述

徹上徹下曾攝三根此土依之而修者多獲往生則其益爲甚廣也若觀無量壽佛經者乃以彼土之主伴依正俱爲繫念之境使行人身居娑婆而神遊淨土豈有沒而不往生者哉其後三觀歷陳三輩往生之相則前二經所未及詳者也夫一念淨心即可往生佛語誠爲非妄但行願未廣終虧全德莊嚴法身與淨土又安得不遠待多劫乎昔曾賢之十大願王則廣大難量靡所不包所謂菩提心必于此而圓滿衆善根必于此而具足法處比丘攝二十一億清淨國土發四十八願廣接十方念佛衆生亦皆不出此

法無二無別也今合四經而徧窮之則見其文旨互陳高下畢列衆生各隨其根力同取淨土蓋臨終十念與曾賢十願惟是一心極樂一刹與二十一億諸刹決非他物總之指果佛以顯自性之佛指果土以顯惟心之土法門之善巧方便誠無出其右者固宜諸佛同讚諸祖同稱以爲成佛之要道也然此法門最爲平實而功利殊常淺者多弗能信一有疑悔則淨業難成昔有難予者曰心量本周渺無邊際今端念一刹以自局則偏而弗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今貪影響之外境以爲淨則幻而非實況厭穢欣淨則

撰述

新學和尙廣弘明教卷第三

分別之見不忘舍已從他則狂走之情未歇是知念佛一法乃爲中下之根巧設方便誘彼進趨正同黃葉化城非爲真實今子極口讚揚以爲成佛之要道則是認黃葉爲金錢執化城爲寶所非獨自悞兼且誤人竊于子不取也子曰子之所據並是我佛誠言但子不能深達其旨故有斯難如所謂心量本周者本體也端念一佛者工夫也執本體而疑工夫又奚獨念佛者之爲偏而弗圓哉所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者空宗破相之談獨不思有所謂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者乎又不思有所謂一聲念佛十六妙觀皆三

觀圓融者乎所謂厭穢欣淨分別未忘者固矣不知淨穢雙泯者到家之事也分別未忘者路途之事也今責窮途客子而曰何不享在家之樂不亦悖乎所謂舍已從他者謂彼我橫分而向外馳逐則誠謬矣今念佛一門以心念佛全佛是心以佛攝心卽心是佛原無內外之分烏有舍從之異哉客於是語塞而退今因述四經之旨竝拈舊日葛藤于此非敢于佛頭上著糞蓋以釋疑而勸信也是爲序

重刻大慈禪師書問法語序

支那

水鏡記中尚書卷第三

三

之所能通不涉名相故非語言之所能解惟在捨諸方便以神智冥契而已故世之求道者每苦于窺伺無門進趨無路如停驂頓轡于懸岩絕壁之下求其能逸駕而馳者不亦難乎繇是佛祖廣設方便乃有參究之法俾其從有思以入無思從有言以入無言自唐以至宋元諸祖竝依此法得入佛之大光明藏其有不善用心者則滯于思惟溺于言語而禪病生焉禪之有病其症非一或有墮于孤危者則以孤危爲禪或有墮于平實者則以平實爲禪或有墮于險怪者則以險怪爲禪或有墮于廉纖者則以廉纖爲

禪此皆繇其見有偏枯故情存向背耳至有一等全無見處但穿鑿文句以爲參究或閉目靜坐以待成佛此乃症之最下者也昔當宋南渡後有妙喜老人出現于世從有句無句下發明大事得甚奇偉同輩鮮有及者見世之病卒莫能愈乃以無礙辨才直抉其根繇深破其巢穴如手然犀炬魑魅難掩如迅雷破寂聲者皆聞其開示痛快真千載一人也萬曆間吾閩曾門居士泰宇楊公取其錄中書問法語別刻以行可謂善施方者也惜其板遭兵燹溫陵崑刻書問竟遺與曾天游書六通不無缺陷之嘆今楊椒斯

居士復承先志乃爲補足而重刻之刻既成持以示予且徵序焉予曰善哉子之能助我也能起予也予思今禪家之病視妙喜時不啻十倍總之皆最下之症多是師友商量口耳傳授如天奇之註頌古少林之講評唱非特不能無思皆邪思也非特不能無言皆妄言也非特不能傳佛印且佩魔王之印也是之謂膏肓痼癖豈世醫所能愈哉昔號世子有尸蹯之疾世醫拱手以爲死矣惟秦緩知其可救爲鍼三陽五會而活之今日之爲尸蹯者衆矣妙喜之言正秦緩之金針也可不深思而服膺之哉雖然此書蓋爲

有病者言之也至於上智之士若青原永嘉之見曹溪南泉大梅之見馬祖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則此書翻成贅語而吾道幸甚矣吾安得若人而見之旦夕且跂足焉

弟子道杰道喻寂
影太丹性會太樂
等微興恩全刻
廣錄第十三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終

序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三

文且超然

昔聞大梵音而吾輩幸甚矣吾輩幸甚人而具之且
南泉大梵之音即吹埙與沸其聲遠而音明其
音清而音之也主於土音之士故其音清而音明其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序下

金剛略疏序

衆生汨沒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無有出期其故何
哉良以心鏡本淨像色元虛而衆生認以爲實由是
起欣厭生去取造妄業而自甘招幻輪而忍苦譬如
夢中見虎人與虎而俱非眼裏生花眼並花而交病
執之不捨寧有已時我佛憫之爲說破有之法名大
般若般若凡有八部而金剛其一也金剛凡有六譯

支那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七

而泰譯其一也文約而義豐辭顯而理奧實爲八部之精要其指歸於破人法之妄執了一心之實相令諸衆生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而已余芻冠時卽知讀此經求其義於諸疏心殊厭之以理本直也而釋之以紆回辭本顯也而索之於隱昧益多絆於二論之葛藤而不能自脫者也及有弗宗二論者則又妄逞胸臆越宗趣而違佛旨識者呵之故疏金剛者不下數十家求其善疏莫之或聞辛巳之秋余自婺返建寓居寶善時心石師作金剛讀蒙一宗圭峰長水而刪繁就要以便初機命余訂之余雖從事其間亦不

過依他作解因人成事而已於已心中終未能安故金剛一疏反成不了之業迨乙酉春解制後倦於說禪終日坦腹而卧無以消閒乃取是經日疏之盡誅舊日葛藤獨揭斬新日月但理求其當辭求其達無紆回隱昧之弊而已三易稿而疏成客有難余者曰古疏上祖慈尊下宗二論無片言隻字不有所本今子棄之而弗從豈子之智能超於諸大聖哉余曰是不然子謂天親能背無著不曰不也子謂無著能背內訖不曰不也子旣謂三聖相承如水傳器則宜確守師說一字不敢移易可也今觀天親立二十七疑

已非無著之意無著分一十八住亦非內院之言則何其分道而馳若此哉予若知無著天親之必不肯內院則知余今日之必不肯無著天親也客謝而退因并錄之以并簡首

四分戒本約義序

昔庚辰歲余在杭之真寂欲效顰圭峯挈毘尼之要以示晚學卒以病阻迨今春自鼓山來寶善謝絕叅請但弘唱毘尼而已諸人以戒本請註作新戒方便予曰此宿志也故諾之發筆於仲秋初旬輟筆於孟冬末旬凡三閱月三脫稿而後成其中若事若義悉

採之四分律藏所有開遮亦悉本佛制非敢妄以意裁也嗚呼是書之成乃在今日也耶今當此乾坤鼎革之際草昧未寧之秋白刃凌空橫尸遍野居民逃奔山谷旦夕莫必其命而余乃力疾作此何哉蓋以人知世運之變其苦爲甚而不知法運之變其苦爲尤甚世運之變苦在一時法運之變苦在萬劫一時之苦禍止殺身萬劫之苦禍極三途以此較彼豈百千萬億能及其一哉但人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於此則驚惶失措於彼則怡然苟安也余慨自天啓以來耆德凋喪晚進日趨日下如狂瀾之莫迴且又妄

逞空見弁髦戒律不有防之後將安極余所以華孳亟亟勉成此書未敢以世難阻也但思行此書於今之世正如鼓瑟於齊王之門不鄙而嗤之則幸矣況敢望其依而習之乎雖然此亦告朔之羊也或存或去是在仁者

律學發軔序

丙戌之冬余作戒本約義終客有以律學揭要請益者余閱之大都目不見律而襲取他書乃水潦鶴之徒所輯也因爲作律學發軔以示之言發軔者示慎始也夫萬里之行起於跬步跬步一錯萬里徒勞故

初學之士不可不慎若夫誤信非人誤習謬說將有終身而不知其非歷世而傳以爲是者其遺害可勝道哉今之所輯姑示諸戒之大端使知所向方雖未極其廣大精微之致然卽是而求之則所謂廣大精微者固不出此正如出門膏車先端塗轍將無遠之弗屆矣故是書雖眇所關甚大余所以不避委瑣之誚以成之也若夫高明之士自當博閱全律何是書之足云

合仁王護國經疏序

昔天台智者大師廣說諸疏皆已廣行震旦獨仁王

一疏流落海外凡數百載至宋精賈客之力始還本土亦弗克大行於世僅秘之龍藏而已近因國運式微災變迭至本炤上人深抱杞人之憂乃鏤仁王經板印行會勸持誦繼而爲霖上人又謂經義幽遠非疏莫通乃取天台舊疏合之夫此疏傳自陳隋已千有餘載而若存若亡不能大顯於世雖老師宿學鮮有得一見之者今二子乃能舉行於四海鼎沸蒼生塗炭之秋是知此疏與末劫衆生有大因緣故龍天借其力以疏通之歟但願人人因疏而通經因經而達理則般若神力靡所不破亦靡所不護而佛果菩薩且賴之成立況國土乎況生靈乎或者謂治亂循環天之所命閉門誦經前人敗德今又何取於此余謂治亂固由天命天命實本人心故人心者治亂之源也非獨釋氏侈談此旨卽遠稽儒典若大易若洪範亦備載之豈可盡委之天命而無造命之術哉誠能深味此經之旨則造命無遺術矣知命君子請於茲三致意焉

楊惟遜主政詩集序

今春之仲予以祝釐事趨行在得晤楊君惟遜氏見其英銳超逸真奇傑之士猶疑其必工於詩久之出

撰述

三才集卷之四

五

近稿相示則見其蒼雅沉鬱方軌作者而忠義之氣時勃勃見於筆端乃知惟遜之果工於詩也然余謂其資可以進道其才可以應世而何獨致工於是其無乃家本寒素食貧有日其困鬱無聊之氣悉憤而發之於詩故其詩獨工乎則予悲惟遜之能有是詩也今避亂入閩遭逢聖主拔主駕部豈可仍前作雕蟲之業固宜戮力勤公劬勦王事蕩平海內復我青氈然後作長歌短賦以粉飾太平不亦快乎故予不願惟遜之獨有是詩也予本山野枯納以禪爲業今於惟遜不能以禪學進而乃以功名勸何哉蓋當此

臥薪嘗膽之日受人之爵食人之祿而以禪自高則非人心也惟遜豈其人乎俟他日功成名就之後布袍黃冠訪予於石鼓峰頭固當自有別論

澹軒集序

昔莊生論詩云詩以道性情溫柔敦厚詩教也卽此觀之則詩惟在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後世之論詩者反是尊以雕琢爲工新麗爲貴而溫柔敦厚之意索然無復存者是豈詩之教哉潭陽立上人素不學詩然亦有其詩蓋逢緣遇境偶有倡和若詩若偈各若干首今夏來劔州實善出其全帙示余予見其詩蓋

撰述

大易演義全書卷之四

七

有古之道焉其情宛而至其氣肅而和其辭雅而溫其趣清而逸無非率其性情之正發其所欲言者而已至若末世妖麗之形刻畫之苦煩囂之氣浮冗之辭毫無所與於其間其於莊生所論不既近之乎夫詩之道其廢久矣不意予之能若是但非世俗所尚世鮮有能知之者然子亦非求知於世也老子曰知希者貴子之詩其可貴者矣故特爲升其首以貽諸後云

植桂集序

昔四聖演大易箕子陳洪範已究極天人之際深晰

感應之機然人見世之感應有不盡然者故弗能深信或謂可以倖得倖免者或謂如草木生長榮枯於大造之中亦任其自成自化而天實無意者至有仁人孝子拂鬱莫伸卒無以自解亦不能無憤於天道之無知而況其下者乎自佛教西來首唱因果之說貫通三世無微不悉而大易洪範之旨始大著明於世然世猶有忽而不信者則以其情塵難遣我相方堅故於諸聖之言弗克深省是之謂違天是之謂侮聖罪何加焉虬溪姜居士志在學孔而惟違天侮聖之是懼乃有植桂之刻入寶善命予升其首予曰子

雖善言其能有愈於諸大聖人哉故惟以敬天尊聖之說告也是爲序

晞髮集序

晞髮集者宋遺民謝臯羽所著也臯羽抱長材負大志適逢世難鈴嶼他鄉而艱貞自守志不少易慷慨悲歌以終其身聞者莫不義之余讀宋遺民錄及婺州志已知臯羽之志節卓然爲宋季奇士及得是集觀之始知其詩若文皆力追唐轍古風諸什則與李賀張籍竝駕五言近體則與孟郊賈島齊肩至其所撰諸記則出入於昌黎柳州之間總之無片言隻字

落宋人口吻楊升菴謂爲宋季文人之冠其然乎然愚謂士所豎立節義文章千載竝重若臯羽者其孤憤一腔血淚數斗直可上追採薇下同楚騷非杜子美李青蓮輩所可恍惚也且予見黃潛集中稱其風節行誼爲世所尊師後進爭親炙之杖履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若然則臯羽又非激烈任俠爲一節之士也是豈止爲宋季文人之冠哉予適丁世難方殷之日屏息山林憶其人論其世不得不三復是集故爲序而行之

繼燈錄序

禪家歷世相傳喻之爲燈取其能破暗以顯物亦取其能繼照於無盡也自宋景德間道原大師始爲傳燈嗣是則有廣燈續燈聯燈會燈之作所述互有詳略學者難以盡考由是大川濟公合之爲會元始終一貫後學便之功至渥也若紹定以後諸師會元未及收者猶賴續燈收之但採錄未備且止於宋末元初自元以至今日將四百載諸師靈光鏤彩未獲著明於世伊誰之責乎愚不自揣乃於戊子之春博採旁蒐冀以緝補前闕至庚寅夏復得遠門柱公所輯五燈續略益補其所未備無何而病作殊劇歷三月

始愈愈則目加昏耳加聾手亦不能復親筆硯故其所錄尚闕成化以下蓋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錄凡六卷名之曰繼燈或謂禪家貴在心悟語言文字其糟粕也何必連編累牘牽枝引蔓如五燈耶況又益之爲繼燈耶是不知言可以障道亦可以載道執之則精醇卽爲糟粕了之則糟粕皆爲精醇言顧可盡廢歟至其所錄或詳或略則亦因其時與機之不同其勢不得不然也如少林面壁二祖安心此則上古結繩之政也繼而有信心銘法寶壇經則軒轅之書契也唐世馬祖石頭二派浩浩說禪非三代之禮樂

撰述

五經集解卷之四

十

乎宋世五派競興五燈迭出非洙泗之六經乎時當略則結繩不爲少時當詳則六經不爲多要在逗衆生之機以明本有之性而已若責春秋之民曰何不爲結繩之簡不亦悖乎至今日而猶有作者非得已也政如六經之後復有孟氏之七篇道性善稱堯舜倡仁義息邪說亦以明先王之道耳豈曰益之而爲贅哉若夫所錄混濫弗當於西來之旨則如王通之五經雖自謂可繼孔氏而不自知實塵飯塗羹之戲也其罪戾不亦重乎此則吾之所深懼而不能自逃者尚當質之大方以俟郢削云

補燈錄序

達摩西來創示心要翻盡從前窠臼由是分燈續焰化滿支那非但坐曲蓋床者能鼓舌播揚卽農夫饁婦釣叟樵翁皆能抵掌而談禪悅此豈一人耳目之所能盡窮一手編牘之所能盡載哉唐興以來紀宗門下機緣者始有寶林傳在五代則有續寶林傳及聖胄傳至宋景德間道原師始合三傳而益以近事名傳燈錄其同時有李遵勗者則謂其所收未詳乃作廣燈嗣是佛國白公作續燈於建中靖國之初迄淳熙間晦翁明公作聯燈會要其同時復有雷菴受

公亦謂其所收未詳復作曾燈以廣之此之五燈卷帙浩繁學者難以盡通由是大川濟公始合五燈爲會元後學便之但其裁削之下點額者多不無遺珠之嘆況採錄亦自未備如淮河以北金有大定一燈大川亦未及見則其遺漏不旣多乎此後復有續燈者不知何人所作其所收爲最廣其濫竽者亦爲最繁然藉此得見前五燈之所遺則其功亦偉矣今之學者惟知有會元一書續燈則秘之大藏雖名德俊納有終身而弗一見者嗚呼諸師之苦口微言披心瀝膽僅以承塵土飽蠹魚不亦深可痛哉予乃爲盡

搜續燈因旁及諸傳記擇其可傳者錄之凡得一百八十五人總而名之曰補燈錄夫大道圓明超曠迥出世數闕之何所減補之何所增但爲世諦流通發前賢之秘光開後學之智眼則與其闕之孰若補之母謂此盡大川已揀之砂便可棄而弗顧也

佛祖三經指南序

禪家有所謂佛祖三經者叢林中傳習已久大都無高遠廣博之譚皆日用切近之誨不過防浮情誡邪業以軌之于正道是學佛之初門而廸蒙之實訓也凡爲僧者不可不知正如爲山九仞功必始于一簣

撰述

大正九年四月

若舍一簣而譚九仞雖童稚亦知其必無成耳近世禪流浮慕高遠耻譚卑近見此等書輒掉頭弗顧妄以爲上根上智不屑及此也不知上根上智正不妨兼修中下如飲光尊者一笑傳衣稱宗門第一祖而常行頭陀終身不舍豈根智之弗若哉今此輩根智視飲光爲何如也不過妄情難制樂于放逸故託言高遠自便其私吾知其必自暴自棄而已茲濡子初註是經用爲末學指南會意發揮亦自明暢其有一簣之思云

禪林疏語序

禪林之有疏語非佛制也亦非祖制也但此土有僧以來引羣生以歸佛海其間表事陳情則必有藉于疏故疏之爲用其來已久在唐宋時叢林中特重是職非才學兼優者莫與其選入明以來僧中堪此職者實鮮但因襲陳文腐語苟且應酬而已予昔在衆日每任是職苦于無舊可因故率多杜撰應酬積之既久不覺成帙有好事者謬相珍重抄錄以傳蓋三十餘年矣近見有俞君時篤乃爲鏤板于武林而泉南諸善友亦復繼武林而殺青焉不過謂其事雖細而用實難廢辭雖鄙而意亦可達此諸君流通之意

也若諸大叢林中必有奇杰之士啓口盡珠璣揮筆成風雲又安用此哉漫題數語以引其首

般若心經指掌序

般若無知諸法本寂根由一真之妙體影現二諦之浮名似實似虛非虛實之所能擬亦離亦合非離合之所能明所以空而非空有而非有互成不妨互奪並存亦可並亡泯立無閼隱顯自在是謂般若之玄宗也怎奈凡心易惑智火難然如舉網以張風似從波而捉月徒歷艱辛翻成障礙由是百苦交纏千殃並集都由此一念之執耳茲般若心經者文約而義

定豐詞顯而理殊奧首開空色兩門專破有無二執有無盡而實相可顯色空合而妙義方圓日用明此般若之道思過半矣嘗見諸家註釋罕臻其奧唯賢首孤山二疏果稱法壇老將但廣撫經論侈布筌鬲非初學之所可通故茲特爲指掌使其易見所以便初學也然萬里之行起于跬步觀者幸毋忽焉
刪定筆疇序

明初有隱君子王達陸沉塞北撰書一編命名筆疇以其言皆平易無奇而實切于人生日用之常有如疇也然予想見其人必備觀世變久經憂患者故所

述皆切中時弊實爲衰世遠害全身之要術立行成德之格言且其言既淺近不必問初機宿學皆可一見而喻其勸化爲尤廣而感人爲尤速也使能遵而行之則唐虞三代之治又何讓焉語云器不必皆瑚璉適用爲先藥不必皆參苓治病爲急其是書之謂歟是書首自戶部郎中林公樞翻刻于金陵次則右副都御史韓公文重刻于西夏此二刻皆三十二章後山東憲副潘公玉卿梓行于濟南而新安戴仲良氏復梓行于建州此二刻皆七十七章予詳之潘戴二刻乃其全本而林韓二刻乃其刪定本也茲重爲

刪定得三十九章復于每章各標其目有如荀焉建州謝純一氏見而善之請梓以公同好甚盛心也乃爲述其顛末如此

壽謝獻可居士七十序

丁酉之秋七月十九日屬予八十初度建州謝君飛卿氏侍乃翁獻可老居士特齋香供遠來稱賀且請陞座舉揚第一義諦爲四來緇素結法喜之緣旣而進言曰愚父子叨居老和尚會下凡二十餘年飫領醍醐佩服法教無間然矣茲者八月二十有八日乃值家君七十初度親友畢會敢因老和尚大壽特丐

一言爲家君壽且欲垂爲家譜使子孫繩繩相繼爲善不墜予不得而辭謹按翁諱以懋字獻可建州建安人姓謝氏念墩桂林其世居也系出宋駙馬梅谿公與理學疊山先生其冠蓋蟬聯代不乏人至父願仰公好善樂施有長者風亦嘗皈依壽昌先師于董巖持齋念佛凡四十餘年如一日生子三人翁其季也翁幼習舉業未遂厥志然賦性剛方秉質樸茂睦族惇親恤斃周急任天率履毫無塗飾故每爲當路諸公祖所賞識且各有表楔見褒以彰風德焉娶陳氏生子六女一婚嫁皆畢長卽飛卿氏諱旌少遊郡

庠食弟子餽文行彬彬蜚聲藝苑其餘各安本業孫曹十餘人冢孫龍錦繼遊泮其諸孫則皆嶷嶷爭秀方進而未艾者予嘗竊試論之自乾坤鼎革以來人心世道交相變易日趨于下殆不可捄所賴惟善人君子以佛法陰翊之庶幾存什一于千百不然何所抵止哉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

撰述

水雲和尚集卷之四

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
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于國則陛下
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當今之世淳風旣漓而不軌
者以謂爲善無徵而競趨于惡以故兵戈紛錯刑網
稠密且殃及良民其慘有不可勝言者若使天下皆
如謝氏祖父子孫歷世相傳奉佛受戒積善修德其
所以訓誡子孫者唯讀唯耕克勤克儉然則雖有兵
刑尚復何用哉宋文所謂垂拱坐致太平者爲不誣
矣且翁今年登古稀而鬚髮皤然面有孺子之色其
壽考殆未可量也其俊子賢孫濟濟滿前家聲丕振
則善慶所鍾他日必有監光明俊偉之業大度越于
前者在也予老久不親筆硯凡求文者力辭去之獨
于飛卿氏之請不能忘情故特爲舉佛法之有益于
世者以爲翁壽是爲序

題跋

古梅禪師語錄跋

直指之宗盛於唐衰於宋至元而五燈之失嗣者三
唯臨濟曹洞二燈僅存然臨濟得之在痛快而失之
在鹵莽曹洞得之在綿密而失之在廉纖至於鹵莽
廉纖而流風餘韻幾乎息矣當其時臨濟一宗唯雪

撰述

巖欽崛起於衰殘寥寂之餘庶幾不失家法嗣之者
唯高峯妙鐵牛定定之後有般若誠誠之後則古梅
友公繼之友公初叅末山本後受般若鉗錘卒于鉢
孟動定之際頓斷命根脫盡區宇遂據高仰席握金
剛圈呵佛罵祖使鬼驅風衲子之腰包而趨者半天
下則臨濟之道賴以不墜者非師而誰明興以來斯
道益晦所在登華王座稱善知識者輒以野干之鳴
混濫獅吼鹵莽之甚莫有今日又安得起古梅諸老
而一正之乎昔者臨濟之道至風穴而衰穴升堂演
法輒至揮淚使其見有今日又不知痛哭之何若也

茲遊書林登仰山禮古梅老人塔獲睹茲錄正如陰
晦長夜忽睹夜光之珠故喜躍而跋其後
雪峯語錄跋

粵自嫩桂肇昌以來推得人之盛者莫如馬祖其次
則推雪峰雪峰老人從德山棒下脫却桶底鼈山店
裏傾盡家珍便爾七縱八橫蓋天蓋地歸闍演法於
象骨峯下不說理性不事遮遣但突然而出凡一言
半句無不超羣拔萃坐斷古今非心意識所到之境
眞諸佛之慧命列祖之骨髓也其後分燈揚化者凡
四十六人衍於雲門法眼兩派謂非源遠而流長者

乎予自脫白以來渴慕雪峯之語恨不多見及考之大藏竟遺落弗收後得雪峯寺藏板如獲瑾璧但見其卷後所錄雜偈及藍氏遺囑大師遺誡等篇率多偽妄反掩前人之美心殊病之一日在古書肆中得元至治間樵隱逸所鏤板始知卷末所增皆非其實今一依樵隱本校定諸方若欲知水毬下事者當於是乎求

鼓山興聖國師玄要集跋

甲戌之春予初到鼓山卽首詢興聖語錄無能知者後檢之大藏乃得見是錄然亦僅一小帙蓋是後人

收拾於朽蠹灰燼之餘非復了宗所集之舊也缺漏良多水窪不少觀者未久輒已欠伸思睡又安能了其歸趣哉予乃於暇日訂其亥豕刪其重複庶幾復見興聖面目大都興聖語言不尚奇險不事文飾但於尋常口頭顯石火電光之用瞬目千里難爲湊泊凡出一言半句則千人萬人搖撼他不動擬議他不得此非肘後懸符頂門具眼者其能然乎當知象骨家傳本自如是師能深得其旨故當日有聖箭子之稱也茲爲校定用備高鑑昔竹菴珪謂是錄唱高和寡後世禪學或不能知今日而有能知是錄者則鼓

撰述

石虎和周金知之二

山道法不至寂寥也

題卓吾焚書後

卓吾與天臺初爲莫逆交因論學不合遂至成隙後
二家之徒亦互相詆訾至卓吾不得其終皆論學爲
之媒也此其病在以情學道以情學道故靡不溺于
情雖學問益博知解益廣而我執之情益盛由是堅
愈甲胃利愈戈矛其勢不至于相殘不止也其所持
論天臺以人倫爲至卓吾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至余
向居楚時所接緇白率皆左袒卓吾余謂天臺勿論
矣卽卓吾亦未能無過也譬之手焉舒則爲掌卷則

爲拳拳掌雖殊手體不變何容取舍哉今所謂人倫
之至者拳之舒爲掌也所謂未發之中者掌之卷爲
拳也一則執掌爲至一則執拳爲至其相去能幾何
哉使其知手之體則所執拳掌特龜之毛兔之角耳
蓋聞道不涉動靜而常爲動靜之體道不落有無而
常爲有無之君今之學道者必欲舍動而取靜舍有
而取無是豈中庸之意哉昔韓大伯點雪竇偈曰一
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
空向枯樁舊處尋卓吾執未發之中正所謂枯樁舊
處尋也豈知喜怒哀樂之際而未發之中已如赤日

懸空無可逃避哉其所見若此所以不能轉喜怒哀樂而爲喜怒哀樂所轉當逆浪顛風之會生死危疑之間毫無主宰遂至自刎哀哉

題般若無知論後

紫栢老人跋此論云用之以出世度越諸乘穩證自心用之以經世卽事卽理橫拈倒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客有疑般若之道不宜於經世者余謂般若之所詮者二空也二空之所顯者一心也此心既不受人法之障則虛而靈寂而妙世出世間何用而不可哉倘謂般若不宜於經世則是一心不宜於經世

也一心不宜於經世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功果孰從而建立乎且愚觀古之爲帝爲王爲賢爲聖者靡不由忘人法而後能臻其妙使其法不忘以法成礙人不忘以人成礙人法交礙百過俱萌雖欲踐仁義修禮樂不過勉強安排外襲其跡而已一遇榮辱毀譽之加能受之若虛空乎利害得失之際能視之若龜毛乎生死險惡之會能挺立如金剛乎不特此也卽一技一術之微人法不忘亦無能臻其妙者如舞劍者必手與劍忘劍與手忘然後縱橫拋擲靡不合度稍有不忘則局於度矣如斲輪者必手與輪忘輪

與手忘然後疾徐應心不乖其則稍有不忘則失其巧矣由此觀之孰謂般若不可以經世哉壬申初春讀此跋因客問而爲題其後

題招慶放生卷

放生一法鬯佛海之仁波脫世間之苦阱雲棲老人古根拖地久矣招慶慧空師續演其波乃開池結社月爲一會人樂從之且以其地控湖山之勝波光映月翠色浮烟川泳雲飛悠然得所者固甚衆也今空師特持楮來索余一言余復何能贈金之黃哉然不免爲塞白以歸之祇如古人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

安居既是護生作麼生用殺莫是本自無生安得有放麼莫是生卽無生放卽無放麼莫是據南泉斬猫之令用歸宗斷蛇之機麼若恁麼會去却似隔山取火月下挑燈大沒來由畢竟作麼生呵呵湖南羅漢長相對直爲宣通古今

題周振伯居士血書金剛經後

般若妙光如金剛燄無可湊泊如金剛劍無可護存三千諸佛不敢出頭歷代祖師無處藏身又豈手筆之所可描寫血紙之所可呈似哉今居士穴膚瀝血力書此經以報母恩福德不無但不免是世間之孝

異述

永樂大典卷第一百

三

更須知此一點一畫無不出於居士之筆與血此筆與血無不出於居士之手與身此手與身無不出於居士之報母一念今問此一念果自何來乎若能從此看破則無能寫所寫無能報所報無能生所生亦無無生矣至此則汝母成佛其來已久經云其福德與虛空等非算數譬喻所能及豈誑語哉居士勉之重刻仁王經跋

仁王護國經者詮性空之玄慧顯實相之妙體護佛果護菩薩捨此更無他道然今獨以護國得名者何以此道用之以治心則坦趣寂滅用之以治國則坐

享無爲至於世運式微災難並與其根苗所起積禍之原非此亦莫能拔而除之故佛與諸大國王丁寧再四令各受持以綿寶曆以益睿算以殄天災以紓民困功利殊常未可億測宋元間叢林朔望必共宣揚至我明叢林之禮法旣廢此經無或知者近日潢池弄兵天驕肆虐饑饉洊臻蒼赤塗炭聞谷大師深抱杞人之憂乃命工鏤板俾衆諷誦以仰答國恩然登高而呼千里無或應者建州黃梅菴本炤上人獨能抽資梓行閩中使大師若在其歡喜讚嘆當何如也茲令厥徒齋經來發命予爲跋其後余隨喜讚嘆

支那

永樂大典卷第一百

三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固不勝踴躍但更願凡我同倫在處諷誦俾天災永靖
鼃極常安庶幾不負我佛囑累之訓亦不負聖天子
覆育之恩也若謂此經不克應起視爲閑典豈釋
子之用心哉

弟子成厚太環太
怡太潮太銓興淨
傳秘太茂全刻
廣錄第十四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記

請方冊藏經記

諸佛慧命非文字也然托之文字以傳故善讀者化
文字爲慧命不善讀者化慧命爲文字雖曰化慧命
爲文字而文字之存卽慧命之存如春在花花未殘
則春爲未殘耳震旦以文字寄慧命者三藏也六朝
以前諸經始至唯唐爲最盛至宋而寢衰卽譯經之
局僅一開而不能再至元則譯經之局弗開然藏板

撰述

流通尚不下二十餘副至今日則前板散失視元已少十之九僅有南北二藏而已南板歷年既久字畫寢沒且舛譌甚焉北板雖善於南而藏之禁中非奉明旨誰敢問之夫僅僅千載之間而盛衰相懸若此使再傳數百年之後則二板之存果可保乎二板既不可保有再刻藏如高祖成祖者乎二祖不再出則慧命無所寄矣誠思及此則大法垂滅已若日之墜西歲之臨暮欲延慧命以待將來者可無數百年之遠慮哉嘉靖間袁汾湖嘗憂之而力不能舉萬曆間紫柏老人痛劇於衷乃與諸宰官往復較量

易梵帙以方冊以其價廉而功省易爲流通使寒邦僻邑皆得窺佛祖之秘謀甚善也第惜當日任事者唯法本道開二師而已法本早已作古道開亦以病隱去老人且以妖書之旣竟至長逝而刻藏之緣遂乃中阻後雖有繼之者率不得其人唯賴金壇諸金湯稍續刻之然僅及十之六七又不知完局當在何時也吾觀紫栢之悲心熱腸如惜命根如捋頭然而後人乃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非徒無益且因以爲利焉人品之相懸何至此乎崇禎戊辰之春秀實居士來荷山談及方冊藏經欣然願請之余乃以六月

撰述

永樂和尙廟金卷第五

三

八日冒暑踰嶺七月朔抵樵李楞嚴寺以暑毒抱病甚劇半月而病差請經以歸至錢塘值海潮之變水陸居民滔沒者以萬計而余舟獨脫於險則藏經之力也然帆落水而舟幾覆者亦三矣舟至清湖山溪亦湧漲平陸成江者七日及水落則路崩橋折涉者往往遭溺至八月十七日始還富沙居士一見喜甚而不能言蓋余未歸前數日有傳余病劇者又聞浙中大水之災滔沒甚衆故居士一見如隔世再逢喜可知也嗚呼斯藏詎可容易哉紫陌如申包胥號泣廷苦心血淚積數十年之久始克就此而居士慷慨

慨揮金余則出萬死一生以獲斯藏斯藏詎可容易哉後之觀斯藏者倘能由誦讀而精義由精義而入神由入神而致用庶幾不負刻者請者之勤勞而諸佛慧命且藉是而輝映於不窮耳是爲記

重修聖泉巖記

潭邑之南鮮巨刹刹之著者唯聖泉乃唐劉大師卓錫處也大師嘗遊此山以錫卓石泉隨錫涌鄉人異之遂爲立菴嗣是代有興廢邈不可稽勝國之季僧曾德拓而大之稍如叢林之制立田百畝有奇迨國朝正德間斗峰僧道岳來主院事適縣奉部檄取田

入官而存者無幾矣續有徒德勝繼之遂克大振其
肇重創大殿禪堂丈室三門視舊制倍之時當嘉靖
七年也至三十年建橋九間於山之麓復甃石路自
橋直抵於庵其衣鉢之餘仍立田以克香膳勝公沒
甲乙住持內外恒數百指至天啓初屋復老朽衆僧
欣然各殫其力若大殿若禪堂若丈室皆更新之功
告畢是爲崇禎元年茲夏以河伯之患橋爲崩塌衆
復建之如勝公之舊時僧益衆食益繁田之入者弗
給乃共增立至若干畝嗚呼盛衰何常要在得人勝
公之後亦可謂有人矣朽者新之闕者補之予於後

人何誅雖然梵剎之建立詎可以創修當佛事哉予
束髮遊其地知聖泉稔矣所居霜顱螺頂楚楚令儀
視諸剎爲獨勝今復遊此則見其朱楹畫棟掩映岩
巒綠疎青瑣吞吐雲月其超軼前規爲何如也然諸
君亦頗憶前人之事否予聞昔嘉靖間禪堂如斗聚
十數衲修圓覺觀於時金峰禪師爲座元天真禪師
爲西堂尅期三載多獲現證非汝岩中之故事乎萬
曆初雲陽禪師以居士服來聽楞嚴遂從剎落卒爲
大善知識非汝岩中之故事乎令範不遠良導有方
顧力行何如耳今諸君丁此日中之運乘此希邁之

緣請毋自限各著祖鞭則般若之門可入光明之殿
可遊庶幾不令金峯諸老擅美於前也區區修創云
乎哉是爲記

荷山菴記

荷山古刹也弘治間爲祝融氏所廢厥後金地鞠爲
茂草福產沒於豪右蓋有年矣逮天啓初里人見泉
徐居士及厥嗣柞等咸皈心佛乘矢志淨邦徘徊舊
址不覺愴然乃贖其地而重創之由是寶殿聳空危
樓礙日禪房映月丈室雨花金軀晃耀於中天香霧
氤氳於法界且贖山以廣樵采之地立田以克香膳

之需法物供器無不畢備經始於天啓壬戌畢功於
崇禎戊辰功甫畢見泉公遂及大故諸子懼歲月迅
馳人心叵測謀貞之石以垂有永乃徵記於余余惟
建安古稱法窟勝刹相望然皆集衆緣以奏績未有
獨任而獨成者今公介然其力化棘林爲寶坊現聖
像於幽谷其施可謂鉅其功可謂宏矣嗚呼施者固
難受者不易後之居此食此亦思何以報德乎若能
體公之心而不愧佛之教遵佛之教而不負公之心
則公於僧爲金城僧於公爲法筏詎弗休歟其或濫
竽緇侶不循清檢虛蠹施利罔念前功則滴水粒米

撰述

司馬承祿所撰卷之五

五

何非鐵丸銅汁哉法戒凜然聖言不妄凡我後人確
宜自律是爲記

重建龍頭庵記

東峰之東有山矯首雲端如躍如飛者龍頭山也山
之上土演而沃林蒼而密中有朱楹畫棟崢嶸于晴
嵐夕暉之間者龍頭庵也庵之立不知昉於何年至
國朝已湮沒於荒草涼煙無可復識嘉靖己亥江右
僧德讓尋挂錫之地得牧者指之因獲遺址檀越江
君等遂施其地乃結茆以居凡數載適江坑仙庵旣
廢衆檀議移舊殿於此續創兩廊三門僅成蘭若仍

化立田若干以爲香燈之需無何讓公遷化諸檀請
斗峰僧德日繼治其業日公德風四被善緣日集思
成廣大之規乃請本師天真和尚主緣吏部李公默
爲之外護不期年而大殿禪堂兩廊三門皆更新之
時當嘉靖庚戌也及日公示寂厥嗣弗守其業至萬
曆丙子乃請僧明嵩居之嵩公當衰否之餘極力砥
礪備嘗辛苦復得徒真玉輔之遂克大振其業於萬
曆壬寅改創方丈齋堂及雲廚庫司等仍增立山林
田產凡若干由是棟宇之宏麗香積之富饒推爲一
方法苑之冠繼而王公以中年遽沒幸有孫性乘能

世之故如日之升方進而未已也今嵩公年已八十有四而精力之爽健不減少壯脊梁如鐵雙瞳如漆蒞衆以嚴律已以約至于好善樂施尤其天性蓋亦僧中之傑然者也茲公懼木末之光未能有幾而興替之本未創守之艱難不可以無紀也乃請余爲述其畧用以永垂來鑑云

重建黃梅山靈源庵記

建州出東郊遡流而上幾五十里爲南源源之窮有山巋然出雲者黃梅山也中建庵曰靈源自唐僖宗乾符二年乙未杭沙門淨海始卜築于茲海實出于

黃梅五祖之嗣故以黃梅名山志不忘所自云厥後歷宋歷元歲久傾圯迨國朝洪武五年壬子比丘覺明復募衆建菴以居正德元年僧慧海別構丈室三間嘉靖己亥郡主錢公召僧圓淨住持以本境五里四水歸流之地悉給本菴焚修至萬曆某年屬前僧遷化里中耆德僉請僧真能主之能斗峰天真禪師之五世孫也儉朴精勤垂二十秋遂克大振其業及見棟宇將撓勢難久仍乃鳩工聚材革而新之中爲大殿前爲三門左爲香積右爲客寮或爽而爲樓或密而爲室唯丈室三間尚存慧海之舊經始于天啓

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于某年某月某日是役也不咨衆謀不藉羣力獨取辦于一已而規制之恢宏視昔大有逕庭亦可謂難矣丁卯之冬余應大雲之請道過黃梅住僧固請爲紀其事余惟黃梅之居高且廣矣黃梅之產富且腴矣師之所遺弟之所受止于此而已耶昔者黃梅五祖以金剛圈籠罩天下末後唯一盧行者能奪其圈而用之至于今是賴爾後人若能于盧行者用處鑽研得入則黃梅一脉庶幾不墜而今日重建之功亦庶幾不唐捐云

淨名菴記

楚石居士家居錦江之上讀孔氏之書修孔氏之業行將曳復文石讀秘木天者也乃其風致凝遠迥然有出塵之趣早歲築庵於巴嶺之陽路轉山迴谷深雲密居士時避囂息影其中同二三緇流或禪或誦作出世行持聞谷大師至潭乃爲命名曰淨名因爲之記居士來鼓山出此記示余余讀大師記其弊緊處欲渠學居士行具菩薩心深入不二法門以臻于不思議之本今試思居士行從何處學菩薩心從何處具不二法門從何處入要之欲學居士行必先具菩薩心欲具菩薩心必先入不二門能入不二門則

橫心所發無非菩薩之心橫身所作無非菩薩之行
卽極之至于借座燈王取飯香積種種不思議事又
孰有出此不二者乎然此不二門畢竟從何處入咄
重興開元寺尊勝閣記

開元之有尊勝蓋昉于黃氏之桑蓮云按志唐垂拱
二年州長者黃守恭晝夢僧乞其地爲寺守恭曰必
須樹產白蓮乃可僧喜謝忽失所在見千手眼菩薩
騰空而去越二日園中桑果產白蓮守恭卽產蓮處
建尊勝院延匡護大師居之有司以瑞聞勅建蓮華
寺後寺號屢更至開元二十六年始易今名寺之居

廣至一百二十院而尊勝其肇基也熙寧間僧本觀
建大悲閣於其中紹興中災後更主者六草創卑陋
不稱至慶元四年僧法暄改作新殿郡縉紳梁克俊
李訖實合贊之至正丁酉災戊戌僧法持重建嘉靖
間廢盡爲告給者所有矣崇禎五年壬申寺僧戒煌
思本源之地不可不復乃捐衣鉢贖其故地郡刺史
叔闇陳公爲主緣繇是衆緣輻輳更創傑閣上奉西
方三大聖而環周小屋以便居守越乙亥冬始告成
規制弘敞丹雘輝煌尊勝之舊復聳拔于雲中矣余
以是冬開法紫雲乃登閣問故憑弔之餘不能無遐

撰述

三才圖會卷之五

十

思馬昔匡護大師每夏講上生經輒致千人非尊勝
始祖乎慎公法嗣慈明見夢羅山爲禪者師非尊勝
十世孫乎至于禪教律三宗如麟如鳳出于世瑞者
不下二三十人非尊勝之毓其秀發其源乎是尊勝
者於周爲縈於漢爲沛夢觀氏其知言哉然今日之
尊勝地如故也閣如故也圓頂方袍亦如故也觀者
猶以今古不相及爲恨其故何哉抑余聞之故老云
昔尊勝興而寺繇之以興尊勝替而寺繇之以替是
尊勝乃一寺之權輿也今尊勝復矣英衲之鵲起法
音之雷震可計日以待也諸君其勉之以應斯會因

援筆而爲之記

翠雲菴記

余居真寂兩載多見敝惡之革冒據師席浩浩說禪
學者承風如狂如醉真所謂禪販如來者也余乃思
爲自逸之計一以懲禪學之敝一亦耻與此革同稱
知識也因來餘杭之西舍得片地可居乃黃氏山也
及詢之黃氏則皆醇醇儒生有長者風遂樂捐其地
五畝乃卜日闢土爲基陶土爲瓦鳩工聚材首事於
戊寅之八月落成於明秋之九月及辛巳歲當大稔
菴中數十人分衛實難適建州有書來請遂移錫返

撰述

元豐初歲曆金卷第十五

十

聞而茲室則付之智慈以奉香火有術者告余曰茲地不可居余曰何也術者曰凡居者宜向南今向北則無光明發越之意凡居者宜有對今無對則無知遇接引之人以是二者不宜居余曰誠如子言但願居者爲何人耳功名之士志在功名則必重知遇希發越若緇衣禪侶棄俗入山甘守寒寂又何取於此今居此者但能灰頭土面分衛自給寧求向晦毋求向明寧求自立毋求世寵則于斯道其或庶幾因爲之記用以垂誠來者云

重建鼓山湧泉禪寺記

天下之事倂興倂廢若靡有常然亦若有常而不可強者則時焉耳時之未至雖巨力任之而弗就時之既至雖綿力舉之而克成吾於湧泉之事見焉自湧泉之廢於嘉靖壬寅也僧之欲力起其廢者不一其人需之至九十載不一其時而卒莫底績至遠延博山父子主其席彼望重一時僧衆樂歸諸檀樂護則茲寺之復宜同挿草而竟以博山任重辭去此豈非時之未至雖巨力任之而弗就者乎余之來茲山也在崇禎之甲戌其時寺中猶半草莽有大殿巋然中立者宮保曹公學佺重闢草所建也殿之傍爲齋堂

堂之後爲客寮爲香積爲庫司則皆衆僧建之以延
博山者殿之後爲法堂堂之右爲方丈則僧弘曉之
力也方丈之前爲禪堂乃以西菴改爲之狹陋不足
以居廣衆余時徘徊四顧凜然有弗勝之懼是冬兵
憲林公弘衍爲建鐘鼓二樓明年曹公復爲建天王
殿丙子秋爲建藏經堂於法堂之東丁丑春余以聞
谷大師歿千里赴弔遂留居真寂凡五載而後歸歸
則見大殿爲海風所刮兩角已崩淋漓滿地雖佛像
如生而金碧亦且剝落矣乃謀再造卽命石工甃殿
前月臺及大庭石明年癸未求木於建州冬乃鳩工

造殿復移正天王殿而益其傍爲十方堂甲申夏於
大殿左右各翼以游廊而上達於法堂廊之西爲禪
堂大中丞邵公捷春之所建也堂之前爲梵行堂乃
改舊禪堂而廣之用居行僧梵行之西爲圍爲溜凡
十二間冬復建伽藍閣王二祠於殿之左廡建祖師
壽昌二祠於殿之右廡乙酉夏改齋堂南向齋堂之
前爲白雲堂以待賓客白雲之東爲小客寮卽移昔
之客寮於此也齋堂之東爲香積者六間丁亥塑三
寶天王諸大像庚寅建淨業堂於白雲堂之前建華
嚴堂於梵行堂之前建碓磨坊於寺之東臂至是而

撰述

表高僧傳卷之五

寺之廢無弗舉者是役也前後凡十五載而功始竣是皆龍天之默廕檀那之樂輸僧行之勤勞而余實尸居文室說顚預佛性證瞋睡三昧而已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也此豈非時之既至雖綿力舉之而克成者乎是知天下之事功不可以倖成勢不可以力爭大易爲五經之源而吉凶悔吝惟時是趣孔子爲諸聖之尊而仕止久速惟時是律時乎時乎其可違之以自立乎寺旣成例當有記乃爲紀其歲月用貞之石云

重建寶善禪院記

萬曆間聞谷大師佩雲棲法印唱道茗溪重建真寂禪院僧俗歸向者如雲歲在戊午院事甫畢大師單瓢踰嶺掛錫建州崇聖荒寺分衛而食久之人漸知親觀者漸衆居三載真寂數來請始言歸建諸弟子如失乳兒慕之弗置厥嗣心石師乃與衆謀欲請大師再至立一刹以慰衆望十得劔之寶善寶善雖劔屬而去建爲近僅四十里而遙故建人樂成之實天啓改元辛酉歲也此菴屋老而隘居僅數人心石師慮無以容廣衆遂建閣五間於大殿之後明年郡中諸縉紳及諸善友僉議遣使迎大師弗得允凡七往

返伯天啓丁卯之秋方再至冬十月鳩工聚材舉菴一新之中爲佛殿左爲齋堂右爲禪堂旁周小屋爲庫司爲客寮爲倉爲庖爲漏皆具明年旣落成大師遂返錫崇禎庚午大師有黃安之行心石師復就楚迎至至則四方禪衲無不腰包而赴心石師謂禪衲旣集典籍不可不備遂取大藏於金陵因於齋堂後建閣五間以藏之又以方丈狹隘迫近客寮仍別建閣三間於禪堂之後至是寶善之規模稱大備矣乙亥春大師復歸浙明年冬十二月告寂丁丑春予赴弔真寂諸縉紳遂命予繼其席予居真寂五載辛巳

秋乃謝院事復歸閩寓寶善心石師謂予曰寶善之事旣竣而尚有待者以片石未立也堅拮据斯役計歷二十餘載先師旣已西逝同事諸君亦半化爲異物釋今弗紀後將何知今菴事之顛末惟師爲最悉先師之交惟師爲最深師殆不可吝一言也予承命唯唯不敢以不文辭遂援筆記之

重建定光巖記

建州南四十里爲南雅口復入山五里爲定光巖巖中祀定光大師故以爲名定光大師者卽傳燈所載南安巖主雲門法孫也原由古聖應現故靈應特著

撰述

永樂縣志卷之三

三

里人多祀之災患必禱焉此巖志所弗載不知昉於何代年歲已久而田業散失僧行逃亡棟宇頽敗香火闕如往來禪衲足跡之所弗及至崇禎初杭州聞谷大師遊錫至建里中桂峰居士同諸善友贖實善菴以爲大師駐錫之地居士復首爲經理院事旣而禪衲輳集屋無所容居士乃贖是巖而重建之以爲禪衲掛搭之所歲在崇禎之辛未也凡三載而功告竣復立焚修之田若干畝至是命予爲紀其事余惟昔辛酉之秋曾寓此巖者兩月時居士初贖此巖已發重建之願及丙戌之春余來建州居士復延至巖

則璇宮花宇煥然一新是居士之宿願無不畢酬耳余故爲詳其始末貞之於石然憶昔別居士時居士向余請偈余說偈曰波斯閉眼嚙生鐵十界聖凡都撲滅忽然嚙破血淋漓啞子吞聲向誰說計今已二十七年矣未審居士此鐵曾嚙破也未今因記其事而併及之不獨爲居士著鞭亦使後之人不敢謂定光巖頭全無佛法也是爲記

寶善庵舍利塔記

卷之三

世間分段之身如泡沫風燈最不可久一旦氣盡則敗不旋踵惟至人之身則不然能以形軔於神氣化

於道雖器界之麤猶頓變爲金剛寶地況根身乎昔者世尊示滅雙林荼毘之後所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者悉化而爲舍利圓瑩皎潔世所希觀時天宮海藏以及五天諸國無不競取供養蓋是世尊悲願所遺永爲世間福田也自漢以來其轉流而至此方者則如浙東之鄞山廬山之金輪峯是也宋皇祐元年曹后命中官建塔於汴之通許縣洪福寺盡取官中所奉舍利藏於塔之第四層後歲久塔圯至崇禎甲戌流寇侵境縣官取其磚修城得一石匣於瓦礫堆中啓之中有水晶甌七俱貯舍利銀甌一貯佛骨一

節中有舍利如黍者甚衆銀匣一貯金佛像二尊考之舊碑始知其由時戎事孔棘弗及謀所以藏之者遂各持散宜興曹安祖兵憲得其一持歸擬建塔於南嶽寺以病弗果臨易簣託之嘉興曹石倉侍御戊寅之秋侍御公延子至天寧未幾歸以舍利相囑子辛巳奉以歸閩至建州乃置於寶善庵是冬僧大堅始闢塔基於庵之西塢癸未建塔殿丙戌僧性澈乃募銅範塔琢石爲座以事勢抵牾工未竣而性澈已化爲異物至藻鑑長老來主方丈方畢其事以壬辰八月十七日奉舍利入塔夫自戊寅受囑以來無日

撰述

沈槐庭居士歸西記

五

不思爲舍利計而淹蹇至今凡一十五載其成之亦難乎然當此乾坤鼎革之會羽檄旁午之秋閭里十室九空生民半登鬼錄一飯之頃尚難苟安誰能營及不急之務其成之難不亦宜乎獨幸得寶善一刹安堵如故僧行猶能致力於此故此塔偏成於大亂之中如梅蘂破雪而開菡萏從火中現是豈人力之所能及哉良以世尊悲願所持龍天呵護之功也抑予於茲尤有厚幸焉憶昔丙戌之秋予在寶善藏經閣上見舍利瓶中現柱一根其長與瓶齊旣而柱沒復現護法神像約高一寸二分初不曉其何意卽

今日觀之建州法門凋敝極矣而此塔之成適當其時是知此塔必爲法門中之砥柱也必能擁護法門使不滅也他日再興之兆不於此而可卜哉故併記之以爲他日左券

沈槐庭居士歸西記

潭州之東有槐庭居士沈公柔善而寡力且少未嘗習儒故不能窮梵經譚諦理人多以其弱而少智忽之一日從余學佛問進修之法余曰察公賦質惟修念佛三昧必得實效公問別有法過於此否余曰藥陳萬品治病爲先若藥病不相應雖日投之參蓍何

支那

沈槐庭居士歸西記

五

益乎公唯唯遂決志淨土持佛弗怠時有黃口禪和
播弄唇舌多有爲所惑亂者惟公確守弗易且曰說
食豈能飽耶後二十年丁丑春余居杭州真寂聞公
於舊冬十二月得病自擇日曰廿六日吉吾其行矣
是日辰刻本立上人來問疾公一笑曰望師久矣
將何以助吾行乎本立曰廿年來用的工夫全在今
日公還受用得否公舉起數珠云正好著力遂呼諸
子掖出正寢設香案佛像挺然危坐時諸親友皆來
會達宇居士呼曰槐庭生死關頭切不可爲恩愛所
縛公曰屢蒙究音得受用但無以報道愛遂舉手

謝之光宇居士忽作吁聲公顧曰噉諸子潛然下淚
公叱之遂屏退妻子但捏數珠念佛自辰至午諸親
友皆環遶念佛有聞天樂聲者忽曰時至矣吾行也
乃舉手當胸別衆長往移時頂門如灸停龕三日顏
色如生合邑縉紳士庶罔不嘖嘆希有邑侯沈公特
旌之余惟世之英雄豪傑有力而多智者其進修此
道非疲精于末路則分志于他岐能精修不倦用志
不分直往蓮邦如公者能有幾乎乃公竟以弱而少
智得之然則謂公爲弱而少智可乎是世之稱大力
量大智慧者亦莫有公若也余恐其事久而湮沒故

撰述

詳記之以傳諸後云

無明和尚行業記

有引

某於萬曆丁巳秋九月懷香入方丈請行實先師爲手述一篇凡六百餘言明年春先師遷化某因作行業鶴林二記時忌者紛然遂不敢出本立上人得而藏之後執事者請塔銘於憨山大師述先師入道機緣率多失實胷中殊芥蒂今夏來劍州寶善本立人以舊稿至某讀之潛然乃再定而行之夫此稿藏之笥中已二十七年行之乃在今日豈真果不容掩耶抑斯文顯晦亦自有時也崇禎癸未秋八月中秋

日識於寶善丈室

師諱慧經字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智種夙彰九歲入鄉校問其師曰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無以應年十八遊上清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棄筆硯欲卜隱而未果年二十一寓新城之洵溪偶過居士舍見案頭有金剛經閱之如獲故物輒踴躍不自禁士曰汝見甚麼道理乃爾師曰吾見其功德果如虛空不可量士大驚曰子若出家必爲天人師師於是日卽斷葷酒決出世志時邑有蘊空忠禪師佩小山老人密印隱於廩山師往從之執侍三載柔退

緘默喜怒不形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士
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忽覺身心蕩然因述
偈有本來無一字徧界放光明之句後益披尋梵典
默符心得自謂泰然矣一日與諸兄弟論金剛經義
甚快廩山聞之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師遽問如何
是宗眼山拂衣而起心甚疑之繼得五燈會元讀之
見諸祖悟門茫然自失思前所得總皆不似乃請益
於山山曰老僧實不知汝但自看取由是愈增迷悶
晝夜兀兀然若無聞見者衆咸謂師患癡矣凡八閱
月一日見僧問興善寬曰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疑

情益急忽豁然朗悟如夢初醒信口占偈曰欲叅無
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
跳出祖師關入方丈通所悟山曰悟卽不無却要受
用得著不然恐祇是汞銀禪也時年二十有四冬
辭廩山結茅於峩峰茲山林巒幽險虎豹縱橫人跡
罕至師孑然獨居形影相弔食弗克則雜樹葉野菜
啖之嘗大雪封路竟絕食者數日一夕山境喧甚聲
若崖崩林谷震動俄若衆馬爭馳直抵庵後師不覺
驚起因憶廩山之囑乃曰小境尚動況生死乎卽起
然燈信手抽會元一卷閱之正值珪禪師爲嶽神受

撰述

步雲和南原記卷之三

戒章珪謂嶽神曰汝能害空與汝乎忽廓然無畏山境遂寂乃曰聖人無死地今日果然述偈呈廩山曰透徹乾坤向上關眉毛不與眼相參聖凡生死俱拋却管甚前三與後三廩山曰此子見地超曠他日弘揚佛祖之道吾不如也向未薙髮武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請廩山到峩峩落受具師生而孱弱如不勝衣及住山日暮百丈之風不顧形骸極力砥礪晝則鑿山開田不憚勞苦夜則柴門不掩獨行岡上迄五鼓始息率以爲常至萬曆戊戌歲衆鄉紳請師住寶方時師年五十有一也師自住峩峩足

不下山者二十八載至是因應寶方之請乃先到廩山掃塔始入院師之住寶方也雖臨廣衆不以師道自居日率衆開田齋甫畢已荷鋤先之矣時有志於禪者日漸集唐子春師自以未及徧叅爲歉乃西登匡廬遡流上武昌歷荆襄復北走中原訪無言宗主於少林主大賞識之遂留過夏每見當道撝謙推譽故兵道劉公以煥司理熊公尚文等爭延禮之尋歸明年復東遊兩浙泛三吳乃北渡江抵五臺訪瑞峯老人於宰殺溝師問曰某甲數千里來特請和尚決疑峰曰疑箇甚麼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

撰述

永興縣志卷之五

三

箇甚麼峰曰向汝道無多子又問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曰大抵玄沙亦未徹在師曰趙州勘破婆子那裏是勘破處峰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曰雖然如是請和尚頌出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師卽禮拜後峰轉詰師頌頌臨濟曰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攪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頌靈雲曰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頌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鑒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大賞之賓主相

得有如舊識居久之下臺山入燕都講肆宗席靡不徧歷時達觀禪師寓西山師往訪之中途遇一僧舉觀乾屎橛頌師遽返曰已相見了也至是師之心亦倦遊矣乃旋寶方癸卯始開堂時衆謂師必嗣少林或臺山及片香拈出乃嗣廩山衆心大服時舉弟子元來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玄唱玄提四方聞風而至者絡繹於道挂搭常數千指乙巳重建寶方戊申春建陽傳震南刺史及趙湛虛文學等請師就董巖開堂結制聽法者幾二千人冬回寶方明年春遷壽昌壽昌故西竺來禪師道場也來臨滅遺識云壽昌好

牧牛西竺再來遊至是荆榛滿目敗屋數椽而已及衆請師至適與來同鄉且同姓人咸謂師爲西竺再來云師居敗屋日中率衆開田一如寶方未嘗少倦數載之間重建一新莊嚴偉麗甲於江右叢林所宜有者悉備焉仍別創菴二十餘所以居廣衆丁巳臘月七日晚自田中歸忽謂衆曰田中之事汝等善爲之老僧不復砌石也衆愕然十八日示微恙除夕猶上堂元旦猶上殿祝聖初三日病甚醫者來師曰吾非病會當行也初八日遂禁藥食作兩刹遺囑十五日陞座辭衆因作別諸外護書數日之間問疾者雲

至師諄諄勸勉略無倦色十六日分付茶毘衆請留全身不許十七日未刻自取水嗽口洗面拭身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化茶毘火光五色頂骨及諸齒俱不壞師天性朴茂操行端方著於容則端嚴發於聲則侃直雖不修邊幅而望之者起敬雖不事逢迎而見之者心服其自奉甚薄人多有不堪者師笑曰丈夫踐履佛祖之道可被三寸古根轉將去耶歷主三刹皆不發化主不扳外緣任其自至叢林之事動多獨斷而暗合前規雖有時事當煩劇精疲力竭而胸次悠然如不事事者四十餘年鋤犁弗

釋年迨七旬尚混勞侶必先出後歸未嘗有一息苟安之意三刹歲入可供三百衆皆師血汗之力也學者來弗拒去弗追病者必親調藥食遷化者必躬負薪荼毘之其施教也縱奪無方激裁多術賢愚咸獲其益室中叅請則單提祖令橫掃異蹤屹然如銀山鐵壁學者多望崖而退故說法四十餘年未嘗輕有印可生平偈頌隨叩而應不落思議雖色澤未敷而識者爭寶之鄧潛谷徵君見師山居偈擊節嘆賞曰何期瀕老得飲醍醐湯海若祠部見師荅問卽命工鐫行稱爲能道人再至由是一時縉紳先生翕然皈依

仰益王嚮師道風亦屢遣存問師降誕於嘉靖戊申三月念五辰時示寂於萬曆戊午正月十七日來時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六是冬建塔於本寺方丈門弟子千有餘人惟元來開法於博山語錄二卷甚行於世竊惟明興以來知解教戒之學幾徧寰海而西來一脉至有老死而不聞其名者吾師挺生茲會紹前緒於旣墜破久暗而重輝法眼圓明機辨自在師於法門有再造之功焉且其孤風峻節若雪中峩眉其強忍精進若乾行弗息上下千載寥寥罕儼大智之後一人而已今師鶴樹譚終芳躅日遠後

學罔聞何由私淑況西來慧命僅此一綫可令其湮沒不傳乎用是不揣庸鄙述其梗概非敢阿其所好也是爲記

無明和尚鶴林記

萬曆丁巳臘月七日晚師自田中歸謂衆曰田中之事汝等善爲之老僧不復能砌石也衆愕然十八日示微恙身熱而痰甚除夕例當上堂衆以師弗安不敢請師自命侍者挂牌其驚趨入方丈曰和尚弗安大衆不敢煩起居師曰有始者必有終予知之乎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嘗

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工夫從上諸祖莫不如是昔歸宗會下有僧夜大叫曰我大悟也次日歸宗上堂曰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原是女人做歸宗遂休去若論歸宗乃馬祖下八十餘員善知識之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般田地怎肯許他大衆且把這公案左看看右看反覆細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最後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猶上殿祝聖初三日有以藥進者師笑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至八日遂止藥食唯飲沸湯醫者曰和尚脉絕已數日

矣而精神炯炯如無恙殆未可以常情測也十二日作寶方遺囑荅董巖書曰山野自戊申歲領潭城緇素惠愛感荷不勝今復叨錫雅召區區薄德不遑趨命蓋佛祖利生總爲那邊事故興陽剖在大陽不安大陽躬勘問曰是身如泡泡幻泡泡中成辦若無箇泡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泡幻剖曰此卽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剖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曰且喜汝惺惺耶剖咄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居士等若於茲舉叩已真叅到海底不栽花境界卽與那邊相應庶不辜垂愛之至矣十三日作

壽昌遺囑仍書偈令送博山偈曰吾道五十年大闡不合元來亂統之分付諸方爲痛責相逢復爾重加錘十五日身不復熱痰亦不作猶起示衆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咲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縱佛祖曲示玄妙差別門庭七方八便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下座復作別諸檀護書十六日分付茶毘禮大衆請留全身不許時有僧請偈書曰不成句豈爲法天地非似佛祖難合十七日覺背痛僧有爲師拊背者泣曰某甲緣淺不得

久事和尚師咄曰猷子汝但勤護正念卽爲承事老
僧亦爲承事恒沙諸佛何用作兒女態耶旋取水自
嗽口洗面拭身曰去後不必再浴徒費常住薪水未
刻跌坐索筆題曰今日分明指示鄭筆而化茶毘火
光五色頂骨及諸齒俱不壞初師之示疾也日猶強
起不食者凡十餘日而所作遺囑及諸書悉手書之
問疾者屢滿門外侍者多止之師不許悉召見諄諄
勸勉唯以真參實悟爲期或求法語或求偈頌或請
益公案其應如響無有倦色及臨終手作數字筆力
遒勁勢欲飛舞猶爲特異云嗚呼某自戊申謁師於

董巖於茲十年所矣深羈塵網未及頓出去歲始依
座下未周一白遂有鶴林之悲障深緣淺嗚呼痛哉
然涅槃一會親瞻勝瑞始知大善知識生死關頭灑
落自在如此則又未可謂不幸也焚香掃素謹記之
以傳諸後

弟子道綸道宜太豫太輝太
履太超太源明琅興願興淳
等與法願心燈德聰古勤道
祥全刻廣錄第十五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終



七廿一